

·第一輯·

青年模範叢書

識青年
從軍之
先例·



飛岳

孔繁霖編著

青年模範叢書

飛

岳

孔繁霖編著

青年出版社印行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

一、我國古以六藝施教，兼重文武，故歷代賢豪，在其青年時期，每當國家危難之際，輒能投筆從戎，奮起衛國，其可歌可泣之行爲，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。迄乎近代，首倡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，自

國父孫先生以次，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，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，行爲之義勇悲壯，更遠邁古昔。此次對倭抗戰，人無分男女，地無分南北，敵愾同仇，奮勇殺敵，在

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，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，大多亦是

青年；此其所爲，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。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，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。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，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，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今日切要之圖，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。

二、基於上述之理由，本叢書計分四輯，共二十四冊，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，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：

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

(一)張騫、蘇武 (二)衛青、霍去病 (三)馬 援

(四)班 超 (五)諸 葛 亮 (六)李 世 民

(七)岳 飛 (八)辛 棄 疾 (九)戚 繼 光

(十)鄭 成 功

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

(一)陸皓東、史堅如 (二)鄒 容 (三)秋 瑾

(四)黃 克 強 (五)陳 英 士 (六)朱執信、廖仲愷

(七)蔡 松 坡 (八)黃 花 岡

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

(一)陸軍忠勇故事集 (二)空軍忠勇故事集

(三)團員忠勇故事集 (四)民間忠勇故事集

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

(一)遠征軍在前線

(二)活躍的青年軍

三、本叢書所輯各書，其篇幅內容，力求均勻。但事實上，或以其人
事蹟甚多，雖經過揀擇，仍不免失之於繁；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
來甚少，雖廣為搜集，仍不免失之於略。加以限於時間，成書倉
卒，魯魚亥豕，在所弗免。敬希讀者惠予指教，俾再版時得以改
正，不勝企幸。

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

岳飛

目次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

- 一、一個不平凡的農家子弟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抗敵寇，應募從軍……………七
- 三、南宋之初……………一六
- 四、金兵瘋狂南侵……………二三
- 五、揭開了反攻的序幕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六、篤安內，掃除羣盜……………三六
- 七、鎮守兩湖……………五二
- 八、討伐劉豫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九、圖雪恥，大舉反攻……………七七

目次

二

- 一〇、忍痛班師，從容就義。……………八七
- 一一、岳飛留給我們的，是什麼？……………九九

岳飛

孔繁霖編著

一 一個不平凡的農家子弟

岳飛，生於民國紀元前八一八年、黃河北岸相州（今河南安陽縣）湯陰縣的永和鄉。他的父親岳和，以耕種爲業，是一個誠樸的農夫。性情極其慈和，不肯輕易的和家人發生什麼爭執。鄉村人民多半是耕種爲生，別人如果超越了耕種的範圍，侵佔到他的土地時，他總是讓步，把那侵佔的一塊，就割讓給人。他又好接濟窮人，遇到鄉人告苦的，常常拿他自己的錢財出借給人；而且還不還由人，從來沒有向人追索過。

他的母親，姓姚，是一個善於持家的女子；因此，這一個農夫家庭，是非常和樂安靜的。

岳飛出生的日期，是二月十五日。那時嚴冬已過，陽春正來，野外鳥飛虫鳴，草木吐青，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景色。這天姚氏臨盆，忽有一隻鴻鵠飛到屋上，靜靜地停息於那裏，好像在期待着產婦肚子裏的新生命出現似的，後來嬰兒落盆，呱呱之聲溢揚在外，那鳥才舉翅飛去，岳和看到這種情境，心裏很是奇怪，以為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；因而替他所生的兒子，取名爲「飛」。後來又有人替他取字爲「鵬舉」，也帶着一點紀念他出生時的情景的意思。

中國境內有三條大河，影響着人民的生活，也都具有國防的重要性。在北部的一條，叫做黃河，發源於青海巴顏喀拉山北麓，經甘肅、甯夏、綏遠、陝西、河南、山東等省，注入渤海；在中部的一條，叫做長江，發源於巴顏喀拉南麓，經西康、雲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等省，注入東海；在南部的一條，叫做珠江，發源於雲南，經廣西、廣東等省，注入南海。這三條河的國防價值。以黃河爲最重要，長江次之，珠江又次之；而其影響於民生的，却有着大大的區別，長江珠江利多害少，黃河則利少害

多。因為黃河上遊多沙土，每於發水之時，水流便把泥沙沖刷下來，到平原地方，水勢漸緩，所帶泥沙逐漸沉澱，把河身填高，阻礙水流，於是水力向兩岸壓迫，沖毀河堤，形成汎濫，為害居民。

岳飛出生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，黃河發水了，波濤洶湧，由西而東，到了河南地方，地勢平坦，水流漸緩，因之泥沙沉澱，阻止去路，於是水力壓迫兩岸，河堤潰決，河水由南而北，直貫湯陰。可憐這還不到一月的嬰兒，便受到水勢的威脅了。這時岳飛的父親並不在家，幸好他的母親，沉靜而勇敢，遇着這樣滔天大難，却不驚慌，她很理智的找出一只瓦缸，自己抱着這生出不久的嬰兒坐在裏面，隨水勢風向任憑飄流。這樣一個簡陋的浮舟，居然也能搭救人的性命，母子二人畢竟達到近岸，被人救起。大家對於這件事，都很驚奇，以為他們得着神的保佑，其實這完全是岳飛的母親設想的聰明，把一般人不注意的瓦缸拿來利用了。自是岳飛母子暫在異鄉生活，嘗受着流離的滋味；一直等到大水退了，岳相才和帶着嬰兒的妻子，從各人流寓的地方，回到家鄉。一家才又

得團聚了，這是岳飛遇着的初次的鍛鍊！

光陰過去，如射箭一般的快。岳飛一天一天長大，成爲十多歲的孩子了。性情沉厚而有節氣，居常不多言語，自幼就生成一副能任重致遠的筋骨。岳和是個自耕自食的小農，自己所有的田地極少，僅足他自己一人耕種，這樣一家的生活也就比較的艱難，要想培植自己的兒子，當然感覺到力不從心。岳飛看到這種情形，覺得非刻苦不可，早晚讀書，都很用功，對於左氏春秋和孫吳兵法一類的書，尤好細心研究。

由於家境的逼迫，不能在家久居，岳飛終於經人介紹到安陽縣的一個姓韓的家裏當家丁了。家丁的工作，是幫助主人料理農事，並警衛宅院。好在安陽即在湯陰之北，離家不過幾十里路，往來也極方便。據說，那韓家即是北宋時做過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元老重臣的韓琦後代，家裏遺風故蹟，猶有可觀，岳飛到了這個環境裏，自然耳目一新，見聞日廣了。

岳飛不但喜好讀書，而且還喜歡練習武藝，同時因爲他生來的體力就很大，所以他

在十幾歲時，雙手就能張開三百斤重的大弓，八石重的弩，有一次，他聽說鄉中有個姓周，名字叫做周的，精於射術，能百發百中，很多人都做了他的生徒，到他家裏去學習武藝，岳飛知道這人之後，心裏非常高興，自己也跑去拜周同爲師，參加學習，有一天，周同集合許多生徒，在一廣場上教練射箭，他自己先做個榜樣，而後許多生徒再跟着學習，他一連射了三箭，三箭都中上靶子，他很得意的對岳飛說：「像我這樣，才可以談得到射箭！」岳飛聽了這話，不禁技癢，便回答說：「先生可否給我來試一試？」周同聽了這話，心裏很高興，便答應他了。岳飛於是張滿了弓，對準靶子，一發而中。再發再中。周同看了這樣好的成績，心裏非常喜歡，大加讚賞，以爲他目前已有這般功夫。將來的造就是無可限量的；因此他便將平日自己最喜愛的兩張好弓，都送給岳飛，岳飛受着老師的嘉許和鼓勵之後，對於射箭越是有興趣，越喜歡練習，久而久之，竟能學得左右手都能發射了。

岳飛，自幼習文練武，已經爲他開創事業建立了一個不可搖撼的基礎，只要機會一

到，他便要脫穎而出，大展經綸了。

二 抗敵寇，應募從軍。

岳飛出生於北宋徽宗年間，這時和宋並立爲國的，在北有遼，西北有西夏。

遼國自五代時，在沙陀人石敬瑭手中受贈到燕雲十六州後，便佔據中國河北、山西北部和察哈爾南部一大塊地方，一直到北宋統一中國，這種形勢都沒有改變。確實是中國北方的一個很大的威脅。以前太宗看到這地方在中國防衛上的重要，曾經幾次遣將攻遼，想把這塊地方收復過來，而每次都因軍力薄弱，未能達到目的。自此，遼人即把這塊地方作爲軍事根據地，遇機便派兵南下，攻城掠地，黃河以北瀛、深、邢、德、滑諸州，都曾做過戰場，河北河東，受災尤重。及至徽宗年間，遼的後面，有個金國崛起，時常出兵攻擊遼國。徽宗看到這種情形，以爲圖遼的機會已到，便於宣和二年（西曆一二〇〇年）遣使往金國去通好，相約兩國共同攻遼。用兵的方略，彼此議定金自平地松林（今熱河圍陽縣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地）趨石北口，攻遼中京（在今熱河平泉縣東北

（）路取長城以北地方；宋由白溝河（在河北盧龍縣北，即今拒馬岔河）北上，攻遼燕京，路取長城以南地方。彼此以長城爲界，各守範圍，互不侵犯；約定於宣和四年（西曆一一二二年），兩國同時出兵，以收夾擊之效。

宋廷和金國既然有了約定，自然要招兵籌餉，作將來軍事行動的準備。岳飛看到政府的招兵告示，認爲報國的時機已到，便挺身投到真定（今河北真定縣）宣撫劉韜那裏，應徵敢戰士。經過了劉韜的考察，認爲岳飛孔武有力，氣宇堂堂，且知事達理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幹部，立即派他做敢戰士的小隊長，撥步騎兵二百名歸他帶領。自是他便過着軍營中的生活了。

真定在河北的北部，距離前綫沒有好遠；因爲連年戰事，地方上所受到的擾害很深。有許多人不能安居樂業，田地荒廢，生活無着，流爲盜匪。平時妨害生產，戰時多所牽制，劉韜處在這種境地，心裏很擔憂，預備做一番肅清的工作，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。這時相州有兩個著名的匪首，一個叫陶俊，一個叫賈進，最爲人民所痛恨，也在肅清

之列。岳飛認爲這二個人既是自己家鄉的盜匪，應該由他去負責剿撫，比較便當；便自告奮勇的向劉韜陳請，願任剿匪之責。劉韜看他熱心而又勇敢，便答應了，叫他帶兵前往。

岳飛接受了這項使命之後，以爲這是小試才能的機會，必須好好地籌劃一下，以完成這項任務。他考量一番，想出了一個內應外合，前後夾擊的辦法。先派三十人作商人打扮，向賊境進發，預備給盜匪擄去充作隊伍，將來可爲內應；又派一百人到山下去埋伏，等到盜匪追下山來時，一齊出擊；他自己却帶幾十個騎兵，直逼賊營，向賊挑戰。陶俊賈進二匪看到岳飛帶來的人這樣的少，覺得很好對付，便引衆出來迎擊；岳飛看見賊兵出來；便指揮騎兵進擊，稍一接觸，却做出不勝駭懼的樣子，率衆便逃，這時匪徒那裏肯放手，率前追擊，及至山下，忽然一陣喊聲，所有伏兵一齊殺將出來，岳飛復回兵應戰，前後夾擊；同時裏面扮作商人的士兵，更殺聲震天的衝將出來，於是衆賊大亂，四散奔命，陶俊和賈進二匪失去了抵抗的能力，被扮作商人的士兵活捉了來見岳飛；

相州匪患因此平定。

岳飛一出來就立了功績，照理以後的事業應該格外開展；可是他不幸的很，他的父親就在這一年病逝了。他是一個極有孝道的人，聽了這個消息，自然非常悲痛，不能安心工作，因是，他便辭了小隊長職務，回家料理喪事。一連在家住了三年，守完喪期之後，他才作個人事業的打算。

岳飛二次離鄉出來，投奔在相州劉浩部下，再度他的軍營的生活。在家住了三年的時間，雖不算長，然而世事的變化，幾乎使人不能想像！今番出來，中國北方的局勢，已經完全換了樣子！以前宋金講定的軍事同盟，後來都依約按期實行，但是金方的軍事進行比較順利，結果取遼中京，佔有長城以北的地勢，所有約定計劃完全實現；而宋方的軍事進行却不如意，童貫伐遼，步步失敗，寸無所獲。童貫恐無功得罪，又私自遣人至金，請出兵夾攻燕京，金兵又勝，於是衝入關來，進陷燕京，遼國遂被滅亡。宋廷爲了收復長城以有的失地，派人和金國幾經交涉，才商定由宋歲給銀絹各二十萬兩，又別

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，金人交還燕京和景、薊、檀、順、應、蔚、儒、媯、武、朔、奉聖、歸化十二州之地，長城以南，除營、平、灤三州外，其餘地方全爲中國所有。這是一個變化。宋廷聯合金國，消滅遼國，這外交方略的運用，不能說不成功，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全，到底要靠自身有充足的實力，以事保衛；不然就會被鄰邦輕視，由輕視而生覬覦之心，由覬覦之心，便會引起雙方的衝突。宋金聯盟，共同攻遼，金兵屢勝，七兵屢敗，宋方軍事力量的薄弱，金人遂加輕視；後來遼國被滅，討論到土地分割，彼此又有不愉之情，及至金太宗將關內的平州，建爲南京，着遼降將張覺留守，更遺禍根。後來果因張覺據城叛降於宋，金人提出質問，兩國爭端以起，接着金就派兵分兩路攻宋，東路由平州入燕山（在河北薊縣東南），直趨汴京（今河南開封縣）；西路從雲中（今山西大同縣）入太原，會攻汴京。這又是一個變化。

岳飛在劉浩的部下，很受劉浩的器重。這時汴京被圍甚急，欽宗爲想和緩這種緊迫的形勢，於是便派他的弟弟康王趙構，到河北金帥幹不離的軍營中去接洽和議。康王率

命出發，道經磁州（今河北磁縣），守臣宗澤以爲前去不得，勸他中止進程。磁州在相州之北，相距甚近，相州守臣汪伯彥聽說康王到了磁州，便去請他到相州來視察，劉浩覺得康王到相州來，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，便把岳飛引了去見康王，康王和岳飛談了幾句話之後，認爲他還不錯，便叫他去招撫相州匪首吉倩。岳飛受命以後，僅帶了少數人馬逕往吉倩駐地進發，向匪衆說以大義，要他們來請降。吉倩素來就知道岳飛的聲威的，現在又聽到他的一番大道理，心裏非常敬服，便即刻帶着他手下的三百八十人，一齊前來請降，相州因此平靖。康王聽到岳飛有如此的結果，覺得他的才幹不錯，便任他爲承信郎。

汴京被圍甚急，劉浩奉命前往接援，走到滑州（今河南滑縣）地方，聽說前程駐有金兵，便暫時停留下來。有一天，岳飛帶着一百名騎兵，在河岸上操練，金兵忽來攻擊，岳飛見勢，覺得非有一個應急的辦法不可，於是對他的士兵說道：「敵人雖衆，但不知我虛實，我們要想制勝，祇有乘他陣勢未定，猛上前去迎頭痛擊。」他說完這話，自

已便躍馬前去，那邊金兵看到，亦有一將舞刀來迎，岳飛揮刀斫去，便把那將斬爲兩段，金兵大敗逃歸，岳飛因功升爲秉義郎，調歸宗澤部下，自是岳飛使離開劉浩了。

金兵圍汴，和議又無從進行；在這種情勢之下，唯一救急的辦法，祇有調集各地勤王之師，以與金兵格鬥，才能打開這一個難局！欽宗於是決定，委康王趙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，又命宗澤爲副元帥，輔助康王。康王受命之後，一方面遣宗澤率兵趨澶淵（在今河北濮陽縣西南），解京師之圍；一方面移帥部於東平（今山東東平縣），保持軍事主動的地位，這樣的措施，本來是很適當的。那時金人所採的策略，是攻和並施，相輔爲用的，他一方面以兵力壓迫汴京，使宋人心裏恐懼；另一方面，又放出和議空氣，懈宋人作戰的意志。宋廷不察，卒爲所惑：認定和平有望，援兵可免；於是通令各地勤王軍隊，一律停止進發，無庸赴援。那知金人居心叵測，即乘宋兵無援，攻陷汴京。

宗澤奉命應援汴京，自大名（今河北省大名縣）至開德（今河北省濮陽縣），路上和金人接觸十三次，每次都是打了勝仗；後來汴京失守，金人擄二帝后妃北去，曾欲提

兵渡河，斷金人歸路，邀還二帝，但因其他勤王的軍隊不到，未敢輕動。及至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，宗澤遺書康王，請速自立，以興社稷。岳飛自從調離劉浩後，一直都是宗澤的部隊裏，宗澤屢次和金人作戰，他都立有功勞，因此，宗澤非常器重他，有一天，宗澤對他說：「我看你作戰，計劃周密，武藝高超，又能指揮有方，身先士卒，真是一個足智多勇的將才，就是古時的良將，也不會比你好到那裏！不過，你喜歡運用野戰，還不是頂好的辦法，因爲要想得到戰爭決定性的勝利，應該先觀察山川形勢，佈列陣地，而後再向敵人進攻，那就不會失敗了。」他說了這話，現出高興的樣子，隨即拿了一幅陣法的地圖給岳飛看；並且指示他如何的一種形勢，應該佈列如何的一種陣法，講說得非常詳細。岳飛聽了他的說話以後，以爲陣法祇是定了一般作戰的原則，真正打起仗來，還要靠指揮作戰的將領，針對當時的天時地利，敵我虛實緩急的種種情形，而有所變化；然後才能以我之長擊敵之短，收取戰爭的勝利，因是，他很直率的說道：「這種先列成陣法，而後和敵人作戰，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一種戰法；只能於通常的情形下去

運用；假使我們遇到的情形特殊，就不能爲這種陣法所限制，而應該根據我們思考有利的結果，變化運用，才能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呢。宗澤聽了他這話，認爲很有道理。自此大家就知道他的聲名了。

岳

飛

一六

三 南宋之初

康王受任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後，其先設統帥部於東平，後又移至濟州（今山東濟甯縣）。及至汴京失陷，他一面命宗澤移師近都，按甲觀變；一面自率大軍向應天府進發，準備在那裏建都登位。

金人攻陷汴京，一面擄徽、欽二帝及后妃北去，一面又立宋臣張邦昌爲楚帝。經過了這樣的措施以後，以爲金宋之間，有個楚國作爲緩衝，河北河東即可安固；同時，使楚宋之間，起相互牽制作用，金人居在後面，可全保無事。這樣的設想，在它認爲已很周密，所以佔據汴京，僅僅一個月的時間，便撤兵北返；而且對於僞楚，絲毫未加拘束。豈知張邦昌被立爲楚帝，完全迫於威勢，情非獲已，內心很不自安；加之呂好問和馬紳二人又來勸說：「人心向宋，不宜僭逆，應亟謀還政，庶可轉禍爲福。」的話，便幡然悔悟。一面將留在汴京的哲宗廢后孟氏，尊爲元祐皇后，入居禁中，垂簾聽政；一面

派人至濟州，迎接康王。後來康王到了應天，張邦昌又親自趕去請罪，接着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籬，康王登位，稱爲南宋高宗。經過這樣的變化之後，河南復爲宋廷所有；而且當時河北除掉真定、懷、衛、潞四州、河東除掉恆、代、汾、晉、澤、潞、太原七州外，其餘地方仍在宋人手裏，至是也連通一氣。真是宋國起衰轉盛化弱爲強的絕好時機。

高宗卽位以後，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，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；又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，後使兼御營使。李綱受任以後，對於當時的局勢，輕重緩急，看得很清楚；認爲欲求國家的長治久安，非注重河北、河東、兩地的經營不可。他對高宗說道：「今國勢所當急而先者，則在於料理河北、河東，蓋河北河東者，國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後中原可保，東南可安。今河東所失者，恆、代、太原、澤、潞、汾、晉，餘郡猶存也；河北所失者，不過真定、懷、衛、潞四州，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，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，以恩撫慰之，臣恐糧盡力疲，坐受金人之困。金人因得撫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

於河北置招撫司，河東置經制司，擇有才略者爲之使，宣諭天子恩德，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，有能復一州全一郡者，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，如唐方鎮之制，使自爲守，非惟絕其從敵之心，又可資其禦敵之力，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，最今日之先務也。高宗聽了這段說話，很爲稱贊。並由李綱推薦張所爲河北招撫使，傅亮爲河東經制副使。國家有這樣一個賢能的人爲相，政治應該有辦法，可以免於鄰國的恃凌的。可是不幸的很，黃潛善汪伯度二人和李綱之間，不久發生了異見，尤其是對於國家建都的地點上，一主在南，一主在北，彼此爭執得最利害。黃、汪二人恃高宗寵信，竟至不惜以罷河東經制使司相逼迫，李綱受不了黃、汪的嫉視，於是便向高宗請求辭去相職。自是黃、汪越加用事，政治日非。

岳飛一直在宗澤的部下。當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時，岳飛奉命移師近都，按甲觀變；後來康王卽位，岳飛又去應天覲見高宗，陳興復大計。高宗原意欲留宗澤在近邊，爲黃潛善等所阻，改任襄陽知府；後開封尹闕，因李綱的推薦，任宗澤爲東京留守，知開

封府。岳飛聽說，李綱辭職，黃、汪權勢日重，感覺國家前途非常危險，激於義憤，情無可忍；於是他自己就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奏本，直接寄給高宗，痛陳時政，大意是說：「陛下現在做了皇帝，國家有主，正可調集全國忠於王室的軍隊，計謀伐敵。金人素以我國爲衰弱，不作戒備，我們應即乘它疏忽的時候，突然出兵攻擊，必能得到勝利。現刻在你左右參預國家大事的黃潛善、汪伯彥等人，都是些失敗主義者，不肯與敵對抗，一味向南方逃避，把王室雪恥復土的大業置之腦後。這樣的做法，恐怕不足維繫中原的人心，我希望你早作準備，乘敵人基礎還未鞏固的時候，親率六軍，渡河北伐，如此全國將士受了皇帝的感召，必然精神振作，士氣激昂，那麼攻擊敵人起來，一定所向無前，失地可以因此而收復，國恥可以因此而湔雪。」這原是一番熱烈進取恢復中原的意思，本來沒有什麼不對，但國裏面辭句觸犯了高宗左右黃潛善、汪伯彥的怒火，以爲岳飛不過一區區小將，竟敢直言無忌，好不胆大，便坐他一個「越職言事」的罪名，就把他的官職免了。這對他可說是一個冷酷的打擊！

岳飛免官之後，便離開了宗澤。後因舊交趙九齡的介紹，去晉謁河北招撫使張所。張所見了岳飛，便問他道，「我聽說你是勇冠三軍的，那麼你能抵抗多少敵人呢？」岳飛回說：「單有勇，是靠不住的。用兵之道，在既定謀，勝敗的轉機，都在於此……」張所聽了他的說話，以爲很有見地，因又說道：「我聽了你的說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在我看來，恐怕你不是一個無知的武人吧。」岳飛聽了，覺得話很投機，於是進一步的發紓議論，陳說對於國事的意見道：「國家建都在汴京，全靠河北做屏蔽，假使我們在河北地方設險據要，駐守重兵，一城受圍，其餘各城或則赴援，或則出兵堵擊，金人絕不敢進窺河南，如此，汴京的地位自然鞏固了。招撫若能出兵北伐，規復河北，岳飛願追隨效力，無不遵命。」張所聽了他這番話後，心裏非常高興，立即把他錄用，派他爲一個中軍統領，並叫他跟隨都統制王彥，一齊渡河北伐。

岳飛渡過黃河，到了新鄉（今河南新鄉）地方，不料金兵已在那裏擺起戰陣來了；而且軍容是很雄壯的。王彥聽了這消息，不敢前進。岳飛却一點不怕，他首先出去向金

人挑戰，把金兵的帥旗奪了過來，拿在手裏狂舞，部下見他這樣勇敢，也都胆壯起來，一齊向前進擊，把金兵打得大敗，新鄉城就被克服了。

第二天，他又和金兵在侯兆川（今河南輝縣西北）接戰，身被十餘創，但他一點不氣餒，忍痛再戰，結果金兵大敗。到了夜晚，他把軍隊駐屯在石門山下，準備明天繼續前進，忽然有人傳說「金兵又來了。」，軍中聽了大起驚慌，但岳飛却很鎮定，照樣睡着不動。於是大家也不驚慌了，結果金兵不敢前來。

後來，岳飛回軍中缺糧，派人到王彥那裏去要求發給，王彥不許。岳飛無可奈何，只好引兵北行，開到太行山下去，在那裏遇着金兵，又把金兵打敗，並且擄獲他們的大將拓跋耶烏，過了幾天，金兵大隊來增援，岳飛單身匹馬，手裏拿着丈八長的一根鉄槍，向敵營直衝過去，把金將黑風大王一槍刺死。嚇得其餘金兵東奔西逃，然後他一人又回到軍中。

黃潛善和汪伯彥二人依舊是很當權，而且依舊採行着退避和議的政策，不久，這

將渡河北伐的河北招撫使張所，被免去職務了，岳飛想到王彥這人，和他自己始終不能合作，兼之張所又被免去職務，覺得處境很不順利，再幹下去，實在沒有什麼意味。於是他就決定回到汴京，仍在宗澤部下任統制的職務，以爲這樣將來可能有更好一點的發展。

可是，不幸得很，這位老將軍宗澤，不久便死了。境遇不順，又失導師，岳飛此時真是悲痛的很！

伍

乘

三

四 金兵瘋狂南侵

在高宗即位之初，幫助他處理國事的人，可說有兩種不同的心理：一種是「畏敵」的；另一種是「抗敵」的。懷畏敵心理的人，事事退避，主張把國都設立在南方，以爲距離金人較遠，可免威脅；又不修邊防，並廢止招練精兵。以爲如是，則可獲得金人的諒解，和議可成；不如是，必遭金人敵視，撻伐立至。以黃潛善、汪伯彥、等爲代表。懷抗敵心理的人，事事前進，主張把國都設立在北方，時時警惕，振作有爲；又講究修邊練兵，充實國防。以爲如是則進可以收復失地，薄雪國恥，退亦可以保境安民，免於侵害。以李綱、宗澤、岳飛等爲代表。高宗則徘徊於二者之間，而偏向於退避。所以李綱、宗澤、岳飛等人，雖爲引用，終不能久；而於建都之議，畢竟採用黃、汪之意，選定揚州，後又選定臨安（今浙江杭縣）。其實，宋人越不講究修備，金人越是輕視，越容易動侵佔之心；宋人越是退避，金人越是進逼。這於南宋的運命，有着莫大的關係。

真的，事實是最好的證明。當李綱和黃潛善、汪伯彥爭辯建都失敗以後，李綱辭去相職，高宗南幸揚州。金人聽說高宗出走，就命粘罕和韓離不二人出動，會師濮州（今山東濮縣），遣兵南下，於是山東東北各地盡爲金有。金兵進迫揚州，高宗逃到杭州。這邊東京，因爲有宗澤留守，卒保無虞。宗澤是主張抗敵的人，他自己受任東京留守以後，一面平治盜匪，使地方安定；一面又建立壁壘，招募戰士，把東京防務布置得十分強固，金人無隙可入。

宗澤死後，繼任東京留守的是杜充。是一個心怯寡謀不孚衆望的庸夫；因此防備空虛，人心離散，金人看了有機可乘，便又引兵渡河，入侵河南。岳飛雖不滿意杜充，但想到國家的利害關係，還是應該盡力抵禦敵人；因此他便率軍迎戰，在黑龍潭（在今河北宛平縣西三十餘里）和汜水（在今河南汜水縣西）一帶地方，把金人打得大敗。有一次，岳飛部隊在竹蘆渡駐紮，和金兵相持多日，軍中食糧將盡，亟需設法退敵。於是他

想了一個辦法，派三百名精兵，到前而山下埋伏，每人自備柴草兩束，交縛成十字形，於夜深更靜時，把柴草四端燃着，執火向金營呼噪猛進，金人從睡夢中驚醒，以為有無數大兵來襲了，非常恐懼，一齊奔逃回去了。這樣岳飛才把缺糧的難關渡過。

杜充是一個心怯無謀的人，那裏擔當得起東京留守的重任。因此在金兵渡河壓近汴京時，他便驚慌了，他想把軍隊撤出汴京，到南方去躲避。這個辦法，岳飛當然不贊成，他認為當局把政府一再南遷，已是很大的失策；但若能保守汴京，既可維繫中原人心，復可威脅敵人後路，使不敢恣意的窮追深入。因此這個地方，在國家的防衛上，就十分重要。應該盡力防守，不可輕易放棄。於是他便向杜充勸說道：「中原地居衝要，為國家命脈所繫，絕不可放棄寸地，因為今回倘若把它放棄不守，此地即不為我所有，日後要想收復，恐非用數十萬的兵力，把它奪回來不可。所以還是請你考量一下的好！」杜充心裏，早就想走，不想留；那裏肯聽岳飛的說話，在這裏死守？結果，他還是走了。

岳飛的說話，既不被杜充所採納，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也很有限，不能有什麼作爲，在這種無可如何的情境之下，自己也只好委屈一點，跟杜充一齊南下了。

這時江淮一帶，已有不少盜匪。他們專門擾害人民，襲擊官軍，以擴充他們的勢力；甚至他們還勾結金人，圖謀不軌。岳飛的部隊從汴京撤退，即曾受到他們的襲擊。有一次，走到鐵路步地方，張用引賊兵來襲，岳飛迎戰，把他們打敗了。又有一次，走到六合地方，李成引賊兵來襲，岳飛又將他打敗了；李成轉率輕騎，去搶劫憲臣所帶犒軍用的金銀綢布，岳飛知道了，立即派兵前去掩擊，又把他打敗，李成只好逃往江西去了。杜充到了建康（故城在今江蘇江甯縣南），即被任爲資政殿大學士，節制京東西路；担負守衛建康的重責。

這時金人又遣兀朮大舉入寇了。他進兵的方略，以一路攻霸（今湖北蕪春縣）黃（今湖北黃岡縣），而入江西，江西州縣多被金人蹂躪；兀朮則自率一軍從滁（今安徽滁縣）和（今安徽和縣）攻陷太平（今安徽當塗縣），渡江，進逼建康，形勢十分的嚴重。

杜元既然擔負了守衛建康的重責，這時就應調兵遣將，把守住重要據點，以便堵擊金人。但他無勇寡謀，拿不出應敵的辦法！岳飛見此情形，心急萬分，於是涕泣着向杜充進說，請他率兵親自迎戰，打退敵人，杜充那裏有這勇氣，祇是不出。直到金兵由馬家渡衝過江來了，他才遣兵調將出去抵敵。如果這些將領，個個像岳飛，能夠指揮有方，奮勇作戰；說不定能打退敵人，扭轉危局。不料這些將領之中，有個叫做王夔的，他心理的畏怯，正不下於杜充，和金人對陣還未及交鋒，他便嚇得逃走了。這樣一來，其餘的將領着了慌，一齊都領兵跑了。只有岳飛，始終堅定力戰，他激勵他的部下道：「我們受國家的厚恩，應該以忠義報國，假使我們戰敗為敵人所擄，或不戰奔逃，劫掠百姓，結果身死名滅，有什麼值得？大家要知道，建康是江南最險要的地方，如為敵攻下，國家怎能支撐得住，現在我們除去拚死力戰，是沒有第二條路的了。大家要拚死力戰！敢有投降敵人的，必斬！」全軍聽了岳飛的說話，一齊都很振奮，和金兵大大的殺

了一陣。不料負保衛建康責任的杜充，卽於此時以建康城降了金人，以致衆軍無首，各自分散，劫掠百姓，爲害地方。獨有岳飛，雖是在這無政府的狀態之下，仍然嚴厲約束部隊，預備再給敵人以打擊。

五 揭開了反攻的序幕

趙康失陷以後，岳飛當然離開杜充。這一件事的影響非常之大。在宋廷的一方面看，這證明退避主義的失敗，逃跑是絕對不能求得國家的安全的。在岳飛的一方面看，這是他一個大的轉變，在此以前，他都是寄人籬下，不能實現自己的意志，發揮自己的才幹，所以成就比較的小；自此以後，他脫離了杜充，一時無所屬，是一個單獨的部隊，可以自行其是，因之，他的意志可以貫徹，才勇大有發揮。這樣，他個人成就固然很大；同時對於國家的貢獻也就不小了。

金將兀朮既陷建康，即驅兵直下，陷廣德，進取臨安，威勢雄盛，所向無敵。岳飛看到這種情形，覺得軍人再不起來擊殺敵人，國家就要滅亡了。於是立即率領他的部隊，高舉起反攻的旗幟，不管路途遠近，拚命從建康追趕金人，想扼住他們的去路，到了廣德，才把金兵追上，一連戰了六次，無不勝利。金兵被斬一千二百餘級，金將被擄六

十餘人。這些被擄的金將，岳飛並不殺戮他們，而加以細心的察看，選擇其中可用的，放他們回去，叫他們在晚上做砍營放火的工作，以爲內應。這些降將被擄獲而未遭殺戮，大家都很感恩；因此對於他們所受的使命，都盡力的去實行，岳飛布置已定，乘勢掩擊，大敗金兵，克復溧陽。

這時金將兀朮正在進攻常州，宣興縣令爲要充實地方的防衛，請岳飛的軍隊進駐宣興。金兵震於岳飛的聲威，都呼他爲「岳爺爺」，大家見了「岳爺爺的軍隊」來了，都不戰自慄，望風投降。聲威所及，連附近的盜匪也都嚇了逃到太湖中去，其中有一個盜匪名字叫郭吉的，聲勢最大。岳飛覺得太湖區域很重要，一定要保持安靖的狀態，因就不容有盜匪存在，於是他一面派王貴、傅慶二人，分別帶兵攻破他們的營舍，同時又派言詞說得好的馬肅和林聚二人，去開導他們，要他們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；結果，郭吉帶領匪衆都來投降了。另外又有一個盜匪，名字叫做張威武的，性子倔强，硬是不來投降，岳飛心裏氣憤不過，他獨自一人，騎着馬飛奔到那賊營邊中去，把張威武殺了。

其餘匪衆都來請求投降，太湖地方因是才平靖了。

一些沿湖居民，受不了戰爭的騷擾，來到湖裏避難的，都得免去災難，大家都很感激岳飛的功德，於是替他立了祠堂，把他的像畫了掛在裏面，作爲崇敬和紀念的表示。

金兵進攻常州，雖一度退去，但不久又來了。岳飛引軍入援，一連和金兵交戰四次，都把金人打敗了。金人向鎮江逃跑，岳飛跟蹤追擊，在鎮江之東，被飛軍趕上了，又大殺一陣。後來在清水亭地方，金兵從事頑抗，岳飛引軍進擊，金兵屍野，有十五里的地方。

金將兀朮一連被岳飛殺了好幾陣，才知道南方軍隊中有岳飛這一勁敵，於是他也不想有什麼進展，只顧安身保命逃到建康去了。那知道又被岳飛料到了，他早在牛頭山下埋伏了精兵，準備等金兵一到，便立時出來，予以痛擊。又派一百個人，全身着上黑衣服，趁黑夜混入金營裏去，騷擾內應，一時內外合擊，金人大吃一驚，慌亂不知所措，飛軍乘勢追擊，金人傷亡慘重。兀朮逃到龍潭，岳飛又以騎兵三百，配合步兵三千，追至

新城，金兵被擊大敗，逃至靜水，又大敗。

金兵一連吃了多少的敗仗之後，兀朮心裏很不自安，覺得江南已無容身之地了，不得已渡江北去，逃至淮西，於是這江南名城建康，就被岳飛收復了。

岳飛收復建康之後，以爲這地方非常重要，爲國家命脈所繫，一定要善籌防守之策，於是他就上書朝廷，說明建康地勢的衝要，應選精兵駐守；同時淮東居建康外圍，保建康，一定要守住淮東，請即增調部隊，趕快開往，以便充實防衛力量，高宗對於他的意見很爲稱贊。

金兵既已北去，建康又經收復，金宋戰事遂暫告一段落。這時南方盜匪充斥，爲害人民。有一個著名的匪首，名字叫做賊方，勢力最爲雄厚，亟須加以撲滅；政府因命岳飛帶兵前去剿討。岳飛奉命之後，親率三千人馬到苦嶺地方去駐紮，準備一下卽把他消滅。那知賊聞飛來剿，量力不敵，便引衆逃去；過了幾天，他增加了一些匪衆，實力比較強大，又來苦嶺，預備與岳飛對敵。岳飛看到賊衆又來，卽親率一千人馬，向前進

攻，和賊方戰了幾十合，都是勝利。後來官軍張俊又來增援，賊賊見勢不敵，才到岳飛營裏來請降，匪患遂平。

淮南地方的重要，前面岳飛已經說過，而岳飛的戰功，又已聞名遐邇，因是現在政府新設置的通泰鎮撫使，便由岳飛來升充。岳飛對於這一任使，並不樂意接受；因為他所注重的是淮南東路。他以為淮東是建康的門戶，屏蔽江南，地勢十分的衝要，應該由他率領勁旅，先把境內金兵驅逐出去，盜匪肅清；然後即以此為根據地，調集重兵，大舉北伐，先取山東，然後再渡河進擊，河北、河東、京畿等地，即可次第恢復，中原重為我有。這樣，他平素報國的意志便實現了。如今要他到通泰區域去，地方偏僻，將來不容易有什麼表現，與自己平生志願不合，因此他有些不想就任。正在這遲疑不定的際會，忽報金兵進犯楚州（今江蘇淮安縣）甚急，高宗使命岳飛趕快前去救援，另外又命劉世光帶兵在後接應。岳飛到了承州（今江蘇高郵縣），與金兵相遇，揮軍出擊，大敗金人，殺高太保，俘會長七十人。岳飛以為既得勝利，即可直追，那知劉世光畏葸不

前，岳飛無所補充，致軍力薄弱，楚州遂被金兵攻陷。

宋廷聞楚州失陷，急調岳飛回到迪秦，並詔通秦可守卽守，如不可守，只需以沙洲保護百姓，伺機出擊。岳飛以秦州無險可守，時退柴墟鎮，再圖進展，恰值金兵來攻，飛卽引兵迎擊，於南霸橋大敗金兵。他覺得秦州已很危險，於是派了騎兵二百名在後面防備敵人追擊，另外備了許多船隻給一般百姓渡過河來，躲避兵災。岳飛既已撤退秦州，卽到形勢有利地帶，金人看了無法深追，也就只好自動的退去了。

在前一階段，岳飛逐金兵渡江，收復建康，依理應該乘勝渡江，大張撻伐，以恢復中原；而事實則宋軍進至淮南，卽不復前。這表明宋方軍力已到了極限。現在金兵進入楚州，佔據秦州，亦不復前。這表明金方軍力亦到了極限。敵我兩方的軍力都到了極限的時候，便是戰爭的休止。但是休止，並非和平；休止祇不過是次一戰爭的準備。大家都在養精蓄銳，預備時機一到，再大舉廝殺。

宋方這時的準備，顯然是着重在整飭治安和肅清盜匪。我們知道，連年中原和南方

的戰事，使許多人民流離失所。他們迫於生活，終於變為盜賊，相率向着沒有戰事而有山林川澤可資憑藉的地方走去；固是當時陝西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廣西一帶地方，都充斥了許多大股盜匪。他們平日劫掠人民，騷擾地方；戰時為敵人利用，危害國家。因是，他們的存在，是政府的一個心腹大患。現在對外戰爭既滯於休止狀態，這一個剿的工作，當然是刻不容緩的了。

函

飛

三
八

六 為安內掃除羣盜

政府對於剿匪工作，其先着由張俊去負責，委他一個江淮招討使的名義。要他一面以軍事的力量擊滅愚頑不化惡匪；一面又以政治的方法寬懷他們，只要他們棄惡就善，政府絕不追究既往，容許他們自新，總之，希望很順利的在最短期間把這大患掃除。張俊接到這個任命之後，覺得自己的能力不夠，不易達成這項使命，因此，他就要求岳飛來幫助他，政府於是又加派岳飛為江淮招討副使。

岳飛正式從事於清剿盜匪工作，是開始於紹興元年（西曆一一三一年）。這裏所說正式從事於清剿盜匪工作，是說他以前在對外作戰時，間或也曾做過一些平治盜匪的事，不過那是以對外作戰為主，剿匪是附帶的；現在他算完全拋開對外作戰，而專心從事於剿匪工作了。他和張俊受命之後，即會商如何進行清剿，他們覺得第一個應該解決的，便是著匪李成。

李成是一個有名的匪首，早年岳飛繼杜充率兵南下時，他曾在六合地方與飛軍交戰過，結果打敗，逃奔到江西；後來他的徒衆越積越多，手下居然有三十萬人，佔據江淮湖湘地方，有十餘郡之多。金人南下入寇時，他曾經和他們勾聯，所以是最討厭的一個匪人。他派他的部下馬進，率兵攻陷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，進犯洪州（今江西南昌縣），把所佔山以西的地方，一齊連起營舍來。岳飛看到這種情形，對張俊說道：「賊徒愚蠢，祇知貪圖前進，不慮後方有無危險，倘若我們派遣騎兵繞到上流，斷絕生米渡，然後出其不意，引兵襲擊，必定能把他們攻破。」並且表示自己願意擔任先鋒。張俊聽了他的說話，非常喜歡，答應就這樣辦。岳飛於是一躍上馬，帶頭部隊暗暗向匪營右方衝將過去，混殺一陣，馬進大敗。逃到筠州，岳飛一直趕過去，到了城東，準備進攻，這時馬進帶了匪衆出城，布陣延十五里之長，預備和官軍對敵。岳飛把他們駐紮的形勢看了一下，覺得還是用個伏兵的計策來破他們。他先派遣精銳部隊，在重要地方埋伏了，自己却帶了二百名騎兵，打着繡上岳字的紅羅大旗，向前進攻。匪衆看到官軍來的這

樣少，以爲是容易對付的，於是漫不經心的便出來應戰，等到伏兵一發，匪衆立即感到手足無措，驚慌萬狀，岳飛乘勢進擊，匪徒大敗，四散奔走。岳飛看到匪衆拚命的逃跑，趕快提起嗓子向匪衆喊道：「你們不要跑，凡是不願做匪的，一齊坐下來，我就不殺你們。」匪衆聽了這句說話，很多都不跑了，坐在地上願意請降，一時居然有八萬人之多，這一個招討政策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。

馬進看到他的手下，許多人都投降到官軍方面了，於是也不戰自退，帶了其餘不願投降的匪徒，投奔到南康去了，岳飛乘勝追擊，到了朱家山地方又大殺一陣，把馬進部下的一個大頭子叫做趙萬的一刀斬了。

李成聽到馬進戰敗的消息，大爲憤怒，於是立即帶了十多萬人，預備親自出來和岳飛拚個你死我活，到了樓子莊這地方，兩下碰到了，岳飛看到李成親自出來，正是擒賊的大好時會，於是奮力戰鬥，匪衆大敗，匪徒只顧逃命，官兵只顧追殺，到了江州（今江西九江縣），又渡江到黃梅（湖北今縣），終於把馬進追到殺了。李成還是逃，一直

到北方投奔偽齊劉豫去了。

第二個需要解決的盜匪是張用。

張用是河北相州人，和岳飛是同鄉。前次岳飛隨杜充從北方撤退，走到鐵路步地方，他曾引匪衆來和官軍爲難過，結果被岳飛打得大敗。現在他盤據在襄漢一帶，看到官軍正忙於對付李成，是一個活動的時機，於是他便引了匪衆侵犯江西來了。岳飛把軍事的策劃佈置好了以後，先寫一信，叫人送給張用道：「我和你是同鄉，南薰門和鐵路步的兩場戰事，諒你都是曉得的，現在我的準備都已弄好，你若是欲和我作戰，就請速來，不戰，則請前來投降。」張用接到這封信，把信裏的語氣玩味了一陣，覺得很可怕，作戰必定不是岳飛的對手，不如認個同鄉的情面，去投降算了。於是就決定投降官軍。

岳飛立了戰功，由張俊報告上去，政府大爲嘉獎，升他爲神武右軍副統制，留在洪州，彈壓盜賊；又任他爲親衛大夫，建州觀察使。

第三個需要解決的盜匪是范汝爲。

范汝爲是建州（今福建建甌縣）有名的一個大盜，乘官軍尚未收拾他的時候，引衆攻陷郡武，聲勢洶洶。江西安撫使李回深怕他要竄入境內，預先派人到岳飛營裏來，分調軍隊，駐守建昌（今江西奉新縣）和撫州兩個地方，以便防範。岳飛把軍隊調到建昌和撫州之後，在這兩個城上豎起繡好「岳」字的大旗，表示這是我岳飛防守的範圍，你們休得進來騷擾的意思。果然，後來匪軍到了，看見城上豎有岳字旗號，大家都有些恐懼，彼此警告着說：「此城味有岳軍，進犯不得！」後來到了兩個頑強的匪首，一個叫做媯達，一個叫做饒青，他們偏不相信岳飛的利害，一定要來試一試。岳飛派王萬和徐慶二人前去抵擋，他們二人出去打了一陣，把姚達饒青二匪一齊擄獲回來。餘匪統統逃去，政府因岳飛剿匪有功，升他爲神武副軍都統制。

經過以上的三度剿討，江西北部的盜匪，算是平息了。而湖廣匪患却繼之以起，政府遂不得不加以剿討。

擾亂湖廣的匪首，是曹成。

曹成原是江西著名的巨匪，擁有徒衆十幾萬人，紹興元年（西破一一三一年），岳飛奉命到江西擔任剿匪工作，軍事進行很順利，江西巨匪李成、張用、范汝爲等都一一被他解決了。曹成看到這種情形，於己很不利，還是早些離開江西，別作打算的好，於是他們進入湖南，一直向南走，佔據湖南南部的道州和廣西北部的賀州，沿路擾亂，毒害人民，政府覺得這個禍患很嚴重，便命岳飛權知潭州，兼權荆湘東路安撫都總管，帶兵到湖南負責招撫曹成，並且給他一面金字牌的黃旗，表示政府的意思是以招爲主，非萬不得已時不用兵力進剿。

曹成聽說岳飛現已奉調離開江西，來到湖南，便很驚慌的對匪衆說道：「岳家軍來了。」「曹成手下的賊兵，都知岳飛作戰的利害的，他們聽了這話，便化整爲零，分散逃走了。岳飛對付曹成，是秉承政府的意思以招爲主，非至萬不得已時，不用兵力進剿；所以當他到了茶陵，他便派人宣諭政府的意思，要曹成引衆來降。那知曹成惡性已深，

不肯過自新，接納政府招降的厚意；因之岳飛覺得政府一味採用仁德的政策，必定不能收到招撫的效果。一定要在仁德之外，濟之以威，然後匪衆才會反省到政府仁德之可貴，而樂於順從。於是他就立刻上書朝廷，說明近年來政府指示治匪的命令，多是側重招安。其結果，匪力強大，他們可不顧政府招安的意思，依然擾亂地方，劫掠人民；如果他們的力量薄弱，便就招撫。如是人民可以沒有畏懼，容易結夥爲匪，而匪患將永不能平，所以不如在招安之外，有時可以略加剿討，那麼匪徒一定是畏威感德，匪患可平。他的這個意思，政府認爲很有道理，便採納了。岳飛得到政府的認可，覺得曹成既不接受招降，便只有實行剿討了。

岳飛率兵前進，到了賀州（今廣西賀縣）地方，捉到一個替曹成探聽官兵軍情的奸細，有意把他用細繩了放在營帳裏面，自己却出來招呼經管軍糧的人員，問他軍中還有食糧多少？那人道：「軍中食糧快要完了，我們怎樣是好？」岳飛有意高聲的說：「我們祇好暫且回到茶陵去！」過一會兒，做出發覺有奸細在旁，所說有失檢點，大不應該

的樣子，頓足入內去了。這事是計劃好了的，不久便由另外的一個人，暗暗地把那奸細開釋，讓他跳跑回去，傳佈這個官軍打算撤退的祕密。

岳飛算到放回奸細之後，曹成一定帶着賊兵來追，於是他下令部隊吃飽了飯，絲毫不讓賊兵知道，偷偷地繞過了山頭，到達太平場。這時天還沒有亮，於是乘匪不備，一鼓作氣攻入賊營，曹成大吃一驚，想不到官軍打算回到茶陵去的，怎麼突然又來進攻？一時也不知怎樣去抵禦是好，被岳飛殺得大敗；曹成向山上逃走，到了北藏嶺，派一部賊兵把守住這交通要道，自己更繼續前逃，上梧關，又調派些新的賊兵下山迎擊官兵。岳飛鼓勵士氣，指揮官軍奮勇作戰，一個衝鋒上去，連奪兩個重要的隘口，分別派兵駐守，不讓賊兵下來。

賀州地方是個多山之區，一山接連一山，深不可測；其間道路狹隘，人馬不能並行，上懸百仞峭壁，下臨萬丈溪澗，形勢十分險要。岳飛佔據了兩個重要隘口之後，曹成又打通別的路綫，另自桂嶺道穿通至北藏嶺，作為第二條進出的道路。沿路選定重要地

勢，設立隘口，派賊兵把守，他自己却率領十萬匪徒駐守蓬頭嶺。

岳飛既佔領了兩個隘口，於是激勵士氣，繼續前進，一路殺上山去，登北藏嶺，佔領梧關。曹成增調援兵前來作戰，又被岳飛打得大敗。岳飛乘勝奪取蓬頭嶺，進克桂嶺，深入曹成匪穴，把曹成逼得無處可以自容；最後只有離開賀州，向連州（今廣東連縣）逃走了。

岳飛爲了去毒務須除根，當派部將張憲引兵巡往連州，追趕曹成；又派徐慶往邵州、道州，王貴往郴州、桂陽，分別肅清其餘較小股匪。他想這時匪徒已知官兵威力，可以兼施招撫了；於是他便對派遣出去的各個將領吩咐道：「曹成部衆被我們擊散，如果我們不分青黃皂白，追到便殺，那麼許多受逼爲匪的，死得實在冤枉；如果我們看到他們散了，便讓他們去不加追擊，那麼過些日子，他們又會聚集起來再做盜匪，爲求兩全，你們出去追剿，應該着重匪首，只要把匪首捉到或者打死了，其餘匪徒應該多多招撫他們。不要妄事殺戮，有負國家保民之意！」結果，邵、道、郴、桂、連各州都有招降

的，總計人數有二萬多人。他們都願爲官廳效力，一齊集中在連州，幫助岳飛追擊曹成的。到了這種情勢，曹成感傷自己已是窮途末路，沒有什麼作爲了，於是只好率領餘剩下來的八萬人，再逃到江西，向宣撫使韓世忠請求投降去了。曹成既降，湖廣匪患遂即平息。

岳飛進剿曹成，正是盛夏時期，進軍多山瘴氣之地，依照通常的情形，軍隊死亡的數目，一定是相當大的。這次岳飛行軍，因爲事先有防備，臨時注意又周到，沒有一人死於瘴氣，政府對於他治軍有方的一點，也是很嘉獎的，因是在湖廣平定之後，便任他爲武安軍承宣使，仍回江西江州駐紮。岳飛在江州，幫助江西宣撫李回捕獲劇賊馬友、郝通、劉忠、李通、李宗亮、張式等人，對於地方治安，貢獻很大。

紹興三年（西非一一三三年）春間，政府要調他到臨安在高宗的左右工作，江西宣諭劉大中請求挽留道：「岳飛部隊很有紀律，地方治安就靠他維護，現在若是把他調到臨安，恐怕江西的盜匪又要起來擾害人民了。」於是沒有走的成。剛好這時江西南部吉州（今江西吉安縣）和虔州（今江西贛縣）兩地的匪首彭友李滿和陳顛、羅閑等人，經

由江西的南安（今大庾縣）、建昌等地，盡方向東向南兩個方向發展，以致江西和福建、廣東交界的地方，如福建的汀州、邵武、廣東的韶、梅、潮、廣、惠、英、韶、南雄各州郡，都遭盜匪的劫掠，紛紛的向政府報說匪警，政府見到各地匪勢這麼嚴重，才打滑召回岳飛的意思，叫他專力治匪。於是岳飛就率部進駐虔州。

這時匪徒的大本營在固石洞，他們聽說岳飛已經帶頭官兵進駐虔州，預備向他們攻擊了，也就立即調集匪衆，由匪首彭友、李助天率領，到零都來迎戰。岳飛看到賊兵已至，即指揮步騎兵左衝左突，勇往直前，把彭友和李助天二匪從馬上就擒獲過來。其餘匪徒敗走，退保固石洞。這個洞是在一個高山的頂上，四面圍繞着河溪，從外面進去，只有一條小路可通，形勢十分險要；而且這個洞裏面的容積很大，可以住留很多的人馬，要想攻破這一個盜匪根據的巢穴，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。

岳飛趕到固石洞，先把地勢看個明白，決定用前後夾擊的辦法，把他們解決。於是，他派遣一枝騎兵，帶了鋒利的武器，在山下埋伏，準備匪徒由山上下來時，突出圍擊；

另選一批勇往直前的敢死隊，趁天色黎明，匪衆迷夢未醒時，疾馳登山，在洞的四周呼噪叫殺。分調既定，各隊官兵都按照計劃一一進行，果然，敢死隊到了洞口呼噪之後，匪徒從夢中驚醒，不知殺聲從何降來，惶恐萬狀，各自奔逃下山，以圖保全性命。不料走到山下，還沒有息脚，山下騎兵突出，把匪徒團團包圍，同時山上的敢死隊也趕下山來了，把匪徒圍得鐵桶似的，無法逃脫，於是大呼「救命」，聲聞遐邇。岳飛看到這種情形，不忍心把所有匪徒全數殺光，於是命令他的部隊，應該給匪徒乞降的機會，只要匪徒停止抵抗，接受官兵的命令了，就該恕他們一死；因此，匪徒請求投降的很多很多。

岳飛把固石洞的盜匪解決之後，匪徒的主力可算已被消滅，因是他一面派遣部將徐慶分撥一部兵力，到其他各州郡去平治小股盜匪；一面他自己仍繼續前進，於是就到了興國，一路上擊破盜匪山寨數百，搜獲匪首十幾個。匪首既被擒獲，匪穴又被搗毀，於是羣匪四散，此外高聚和張成率領進犯袁州的小股盜匪，岳飛又派王貴去剿討，不久亦

平服了。

盜匪經過岳飛幾度擊滅之後，虔州地方算是安謐了。不過虔州以前有一段故事，很使高宗不開心。就是幾年之前，金兵入侵江西時，隆祐太后曾自南昌逃到虔州，被地方土豪陳新等率衆圍攻，太后很受了些驚嚇，高宗對於這件事，心裏老是不快活。因是在岳飛把江西南部的盜匪平定之後，便叫他將虔州全城屠殺，不問賢愚一齊滅口，以雪當年隆祐太后受攻之恨，高宗的這一種做法，未免太過火，岳飛很不以爲然，他認爲陳新率衆圍攻虔州，是少數人所做的事，應該由這少數人去負責，如果不把責任分清，不管青黃皂白來一個全城大屠殺，不知要冤枉死多少人，是極不仁義的事。於是他便上書對高宗說明這種情形，主張懲辦肇事的禍首，其餘可以不究。高宗已經成見在胸，那裏肯依，但經過一再的苦說苦求，終於答應了。這一個免虔州全城人於難的事，那一個不感激？因之那地方的人都把岳飛的仁德，比作和神一般的偉大；把他的像畫了起來，供在

家裏拜敬。

岳飛把江西全境和湖廣一帶的盜匪治平了，於國家的功勞自然不小，因是這年秋天，高宗便親筆寫了「精忠岳飛」四字，製成錦旗一面送到江西，作為對他的一個獎勵。同時並任他為神武後軍都統制，把李山、吳全、吳錫、李橫、牛皋諸將，都撥歸他調動指揮，仍在江西駐守，自是以後，岳飛部下的實力，格外充足了。

七 鎮守兩湖

偽齊，是金國一手扶植起來的一個傀儡。其作用，一方面在金宋之間設定一個緩衝地區，金人可以在這緩衝地區的後面，休養生息；另一方面，是金人想用它來做牽制宋國的工具，實行「以中國制中國」的辦法，使宋國不能為金人的敵害。這是金人一貫的政策，其本本來要張邦昌來主持這個偽組織的，無如張邦昌被立為楚帝之後，不久便回心轉意偏向了祖國，未為金國所用；因之，金人才又找劉豫來主持的。

宋廷費了兩三年的工夫，把江淮湖廣一帶的大小股匪，都次第的肅清了。由此休養生息，連通西北，偽齊固不可保，金人亦難安枕。這是一個重大的威脅，金齊豈能坐視

果真的，僞齊約通金國之後，開始出動了；由逃匿僞齊的匪首李成，率同金齊部隊，出僞齊西南，攻入宋境，連陷襄陽、唐州、鄧州、隨州、郢州和信陽軍六個州郡，預備由湖北入江西，從陸路進攻兩浙。此外並連結洞庭湖匪楊么，叫他由長江中部出動，向下游進擊，與李成會師。消息傳出，南方大震，高宗立即告知岳飛，要他善爲戒備；不久又派他兼任荆南、鄂、岳州制置使，負責鎮守湖北。

岳飛受任以後，把當時的情勢細加一番審察，覺得湖北地當金齊之要衝，形勢十分重要。然襄陽六郡爲李成所攻佔，據漢水之上游，威脅可慮；兼之內有湖匪，時出擾亂，亦足殷憂。因是他便上書朝廷，陳明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之根據地，必先把它收復；然後傳兵湖湘，剿滅匪盜。這樣，湖北的安全，才有保障，高宗看了他這信，便去告訴趙鼎，看他有什麼意見，趙鼎聽了便對高宗說：「長江上游的利害得失，岳飛知道的最清楚，他的意思是不會錯的，」於是高宗又加重岳飛的職責，派他爲襄、復州漢陽軍德

安府制置使，所有長江中部，不分南北，東起江州，西訖荆南，跨有江西、淮西、湖北三省地界，都在他的管轄防範之內。

岳飛把防守湖北的策略和朝廷議定之後，接着就渡江北上，實行他先取襄陽六郡的策略。

這次出動，他認為關係前途很大，所以他早就抱定決心，有進無退，祇許成功，不許失敗；因此當舟行到長江中心時，他心裏感覺無限的興奮，看看江中的流水，又看看同行的僚屬，慷慨的說道：「飛不擒賊，不涉此江！」於是引軍前進，直抵鄂州城下。僞將京超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登城抵敵，飛率領部衆，奮勇衝上，京超抵敵不住，投崖而死，鄂州便被收復。

鄂州收復之後，岳飛派張憲徐慶去攻取隨州，他自己却一直來襲襄陽。李成聽說岳飛到達襄陽，便引兵出來迎戰，他把陣勢列在襄江左岸，準備和岳飛一決雌雄。岳飛一看，便覺好笑，說道：「步兵長於在險阻地方作戰，騎兵長於在平曠地方作戰，是用兵

之常；現存李成布陣，把騎兵列在左面靠江的一邊，把步兵列在右面臨平地的一邊，剛剛與兵法相反。如此，雖有十萬之衆也是沒有用處的。因此，他便用鞭指揮王貴說：「你可率領步兵用長槍攻擊他們的騎兵。」又指揮牛勗說：「你可率領騎兵，攻擊他們的步兵。」兩下交戰，王貴部隊用長槍刺馬，馬倒斃於地，後面跟來的騎兵無路可走，都擁入江中；那邊步兵，當不住牛勗所領騎兵的衝殺，死傷無數。李成打敗，連夜逃去，襄陽卽而復了。

李成逃去之後，又向劉豫請得援兵，進駐新鄉，岳飛自引一軍，另派王萬引一軍，分途夾擊，一連又打敗李成幾次。後來岳飛派兵進攻鄧州，李成和金將劉合李董列營抵禦，岳飛派王貴張憲分兵夾擊，賊衆大敗，劉合李董僅免於死。賊將高仲率領餘衆退保鄧城，岳飛引兵一鼓作氣，直衝上去，高仲抵敵不住，被活捉過來，鄧州遂被克復。岳飛乘勝分兵進攻各城，都獲勝利，於是唐州和信陽軍都相繼一一克復。高宗聽到岳飛接二連三的勝利，心裏非常喜歡道：「我以前只聽到岳飛行軍很有紀律，沒有想到他打起

敵人來如此的利害呢！」

襄陽六郡收復之後，岳飛很想政府增調軍隊，準備乘勝直趨中原，收復失地。同時他認為襄陽六郡地方，都是沃土，如果利用駐軍耕種，實行「營田」辦法，每年出產一定很多，可以接濟軍餉，充足民食。因此，他便上書政府道：「金賊心裏所喜愛的，祇是子女金帛，如果這幾樣都有收獲，志已驕惰。劉豫祇是全國的傀儡，人心終是歸宋，若乘此戰爭勝利的時候，增調精兵二十萬人，直搗中原，把前此的失地，一齊收復，在我看來，並沒有什麼困難。同時我看襄陽六郡地方，土質肥沃，假使實行「營田」，利益很厚。我輩等領軍糧之足之後，即時過江北上殺敵。」這時敵人已經收住腳跟，不敢輕進深入，致遭覆滅之險。政府看到戰爭形勢漸趨和緩，不必亟圖增兵；對於岳飛上書請益軍隊，準備北伐一層，當然沒有答應。但對於他所提在襄陽六郡實行營田一層，認為很有意義，隨即開始舉辦了。

政府一時既無意大舉北伐，岳飛認為軍事任務可告一段落，於是向上峯請求辭去制

置使的兼職，另委大員經理荆襄，不許。趙鼎以爲湖北鄂岳爲長江上游要害，請政府明令岳飛屯鄂岳；如此不但江西方面可因岳飛聲威得保無事，卽是湖、廣、江、浙等地，亦可得以安定。他的這個意見，政府認爲很有價值，於是就委派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、湖北路荆、襄、潭州制置使，叫他移駐鄂城；同時並歸併隨、鄂、唐、鄧、信陽五州，成爲一個襄陽府路，並歸岳飛管轄。職稱和地區經過這樣一番調劑之後，岳飛便爲一方之重，而湖北也就雄視四方，安如磐石了。

岳飛在受任荆南、鄂、岳州制置使之初，卽認爲要保障湖北的安定，必先收復被李成攻陷的襄陽六郡，然後轉兵剿討湖匪。現在襄陽六郡旣已收復，餘下的工作，就是要剿討洞庭湖內的股匪。

這時盤據洞庭湖，爲害地方的匪首是楊么。他有徒衆二十萬人，自稱楚王。他的勢力，和李成曹成比較起來，並沒有什麼上下，地方官曾有多次派人去招撫，都爲他所拒絕，甚至派去的人還會遭受殺戮。要是派軍隊去剿討，他便據險抵禦，往往不能攻破，

他和僞齊有勾連，甘願受劉豫的驅使。前次李成犯襄陽，他曾自告奮勇的起來策應，打算率衆出洞庭湖，順流而下，趨長江下游，和李成會師，所以也是個心腹大患。紹興五年（西曆一一三五年），岳飛受任爲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，神武後軍都統制，奉命招捕楊么。

岳飛的部隊，大多是西北人，不習水戰，如今要用來剿討湖匪，許多人都以爲很有困難。但岳飛的看法却不然，他說：「軍隊沒有習常什麼的話，最要緊的，還是看我們怎樣運用。」於是他便出發到潭州，先派人到洞庭湖裏去向匪徒宣傳，說明政府的意思，招他們來投降。其中有一個匪首，名字叫做黃佐的，說道：「岳節使的號令，如山一般的嚴厲，假使我們和他抵敵，絕對打他不過，大家都沒有活命的。在我看來，我們還是投降的好，而且岳節使素來講求誠信，必定能夠優待我們。」因此他就決定要來投降。岳飛聽說黃佐要來投降，他自己一人騎着馬跑到黃佐的營部裏來，拍着黃佐的後背說道：「投降過來的人，只要他能立功，那有什麼不能封！現在我打算派你到洞庭湖去巡

察一番，遇着那些力量單薄防禦疏忽的盜匪，便一下跑進去將匪首捉將過來；遇到那些可以勸說的，便招他們來投降。你說願不願去？」黃佐聽了岳飛這篇至誠的說話，心裏感激得流下淚來，回說道：「我黃佐一定拚命的做去。」於是黃佐便被派到湖裏去巡察了。岳飛看到黃佐很明大義，同時又服從命令，於是立即備文到政府去，請求任命黃佐爲武義大夫。

黃佐帶了兵馬趕到湖裏去巡察，有個匪首名字叫做周倫的，不受招撫，黃佐引兵乘其不備，猛烈向周倫匪營攻擊，周倫抵敵不過，被殺死了；賊兵統制陳貴並被活捉回來。岳飛聽到黃佐立了戰功，於是請求政府升他爲武功大夫。

官兵統制任士安，不按照上級長官王瓌的指示，自己單獨行動，致影響剿匪軍事，岳飛知道這事，心裏非常氣憤，於是把士安找來，打了他一頓，責令他說：「現在我給你三天的限期，務須將盜匪平定，不然我就殺你。」士安受了責備，於是帶領人馬到湖裏來實行剿匪，一面並着人向匪徒宣說：「岳太尉已領了二十萬大兵來了，你們快快請

降。過了—些時候，匪徒看到來的祇是士安的部隊，並沒有什麼岳太尉的大軍，於是合力攻擊，岳飛却暗暗地把人馬在重要地點埋伏下了，等到士安和匪徒戰得正利害時，四下伏兵一齊突出合擊，賊兵大亂奔走。

都督軍事張浚，爲了巡視剿匪工作推進的情形，來到湖南的潭州。這時岳飛正在利用降匪黃佐，要他到洞庭湖去招撫匪衆，參政席益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很是懷疑，因而和張浚談起，覺得岳飛用人的不當，並且還說他要報告朝廷。張浚聽了席益的話，認爲所見膚淺，因而回說道：「岳飛爲人忠孝，絕不會有什麼不當。要知道，用兵有時是很奧妙的，那裏是容易談的事啊。」席益聽了這話，自己覺得很慚愧，這話也就沒有再提了。

後來張浚奉命要調回原來防地，岳飛因卽和張浚商談軍事，乘便拿出一幅剿匪的軍事地圖給張浚看，張浚看了地圖，以爲剿匪軍事一時不易了結，要等到明年再爲商量，岳飛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「我們已經擬定計劃，都督如果能夠在這裏多留些時日，不出

八天，我們就要破賊！」張浚說：「何以講得這麼容易呢？」岳飛說：「以前王瓌用官兵去攻水寇，的確不易，現在我是用水寇去攻水寇，却是不難。因為我們短於水戰，而他們却長於水戰，王瓌是以己之所短，攻寇之所長，所以不易。現在我們先把楊么的將士招降過來，使他失去手足之助，腹心之託，而陷於孤立無援；然後我們即以拾降過來的賊兵賊將，去攻擊賊兵，一定輕而易舉，所以我才說，八天之內，可將所有匪首一齊捉到。」張浚聽了岳飛的說話，將信將疑，不知到底能不能照他的話辦到。只好暫且留下再說。

岳飛對於劉匪更加積極，他由潭州進軍到鼎州（今湖南常德），道時黃佐已將楊欽招來請降，岳飛暗說楊欽來降，心裏很是喜歡的說道：「楊欽是一個很勇敢的賊將，如今來降了，這可說匪徒心腹已經潰散了。」於是一樣的優待他，請政府任他爲武文大夫，派他到湖裏去招撫別的匪徒來降，過了兩天，楊欽把余端劉銜等匪勸說得來降了。岳飛假裝罵楊欽說：「賊不盡降，何以你就回來呢？」打了他一頓，又叫他到湖裏去招撫

，又有幾萬人來請降。

湖匪的勢力雖然分解了，但楊么還是據險不服，而且他還發明一種船，以輪擊水，前進很快，船旁裝置着粗大的攔竿，官方船隻碰到它就破碎了。岳飛研究一番，想出了對付的辦法，派人到君山上去伐木爲巨筏，將所有港汊都堵塞了。又用腐木亂草拋棄上流，使它順水而下，再派許多善於辱罵的士兵，在水淺地方，一邊行走，一邊辱罵挑戰。真的匪徒受了辱罵，便驅舟來追擊士兵，那知上面流下來的腐木亂草，都絆到船輪上去，輪不靈活，船不能行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岳飛就趕快指揮官兵，奮勇殺賊，賊衆不能應戰，只好往港汊裏逃跑，那知港汊已爲木筏塞住了，無法進去，另外一部官兵又乘木筏追趕過來，木筏上都張好牛皮，不怕賊兵的矢石，於是勇往直前，遇見匪船，便在木筏上用很大的木頭擡去，把所有匪船都碰壞了。楊么到了這步天地，感覺非常失望，於是自己便挺起身子向水裏跳。那知飛將牛鼻會水，跟着也下水把他捉了處斬。

岳飛既打了勝仗，便一直衝到賊營去，其餘的匪首，看到岳飛來了，都非常驚奇的

說道：「怎麼這樣的神妙呀！」於是停止抵抗，請求投降。岳飛親自到各個匪徒營裏去，撫慰他們，使他們不要恐懼，把一些被盜匪擄掠得來的老年人小孩子，一齊釋放，使他們各歸家鄉，又選擇匪徒當中年青有力的，收編為隊伍。果真只有八天上夫，洞庭湖匪就被平定了。張浚嘆息道：「岳飛真是神算呀！」

其先楊么盤據洞庭湖，以為有險可守，官兵對他無可如何，他自己非常自豪的道：「要想侵犯到我的地界，除非是飛來。」現在果真被岳飛平定了，大家都覺得楊么自己說的預言實現了。

洞庭湖匪平定之後，官軍繳獲匪船有一千多隻，從此湖北鄂渚水軍實力雄厚，和他沿江水師比較起來，要算最大的一枝了，政府因為岳飛平匪有功，派他為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，仍舊還駐鄂州，後來又派他兼任勸黃制置使，把淮西沿江防務也劃歸他負責。

岳

猿

八 討伐劉豫

岳飛自從收復了襄陽六州的失地，又剿平了洞庭湖內的股匪之後；於是威名大震，遠近敬服。當時在西北角上太行山一帶，從事敵後騷亂和破壞工作的民族英雄，對他尤其仰慕；忠義比梁興等一百多人，甚至結隊從太行山奔到湖北來投效他。這使他領悟到兩點很深刻的意義：一點是中國人心不死；另外一點，是我們應該打通一條西北路線，和他們取得聯繫，合力攻擊金齊。於是他更感覺興奮了，他更要重視襄陽路的經營了。

襄陽六州在先前初收復的時候，岳飛曾建議政府舉辦營田。後來他又向政府陳說，這一地區的人民缺少食糧和耕牛，請求政府速施救濟；一面安撫流亡在外的難民；一面並將過去歷年所欠繳的錢糧，一齊豁免，使地方元氣慢慢地更生起來。可惜那時因為他急於要去剿討湖匪，很久日子未能兼顧這一地區的經營，現在湖匪已被剿平，他又注意到這一區域的治理了。他請求政府在此地區設官置吏，使事有專司，政府認為他的意見

復對，於是派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，兼轉運使，又令湖北襄陽府路，自知州通判以下，官吏賢否，都由岳飛去考察進退；於是這六州的事情，就漸逐地元實健全起來了。

這時金宋相安已有五六年之久，南方經過幾次的寧飭，地方已很平靖，無復內顧之憂；這時候，正是圖復中原的大好時機！但這時的中原，大部分爲偽齊 象盤據着，所以要想圖復中原，必先討滅劉象。

劉象原來是宋朝的臣子，後來叛降於金，被立爲齊帝；他盤據了中原，和北方之金，南方之宋，三分中國。他一方面聯合金兵，屢次入寇；一方面又勾結南方盜匪，擾亂宋的後方。照他的野心，非把祖國完全覆滅，不肯罷休，這真所謂罪大惡極了。至於金人之所以扶立劉象，其用意，無非是期望他「關疆保境」，使金人得以「按兵息民」罷了，如果到了他「進不能取，退不能守，兵連禍結，休息無期」的時候，他的命運也就完了。所以討伐劉象，實在是替金人拆去一道壁壘，使朝廷走向復興事業的大路上少了一個障礙，意義是很重大的。

恢復中原，中興帝業；是南宋的一個遠大的計劃。這計劃，要靠堅強不屈的軍力才能實行；因是張浚才出發到江上，把所有在長江一帶負有軍事責任的將帥，一齊召集來開軍事會議，研討進兵的方略。他對岳飛和韓世忠二人的才能，特別賞識，以爲可以託付國家的大事。一而就叫岳飛移駐襄陽，準備大舉北伐，同時還對他說道：「這是你一向的志願，想你一定是很樂意的！」接着政府就任命岳飛爲武勝定國軍節度使，要他由鄂州移駐京西，並將駐防武昌的軍隊，調到襄陽去屯紮。

岳飛受任新命之後，首先派部將王貴去攻取虢州（今河南靈寶縣南四十里），虢州城克復，獲糧十五萬石，收納降兵數萬。張浚聽到岳飛已經得勝，心裏非常喜歡的說道：「岳飛計劃遠大，若是他到了伊洛地方，太行山一帶在敵後活動的民族英雄，一定有許多要起來響應的！」岳飛又派楊再興率兵進攻長水（今河南洛寧縣四十五里），一連打了幾回勝仗，中原人民聽了非常感奮，也有不少來響應的。他又派人到蔡州去燒燬偽齊的食糧。四處八方都在出動，弄得偽齊莫測高深，坐臥不定。於是劉豫便襲取「圍魏

救趙」的老法子，命他的兒子劉麟劉猷出兵淮西，威脅建康；則宋廷必將把岳飛調回去應援，中原的危難就可得到挽救了。果然淮西的劉光世和廬州的張俊，都是些懦怯無勇的將領，見到齊兵來勢兇猛，都不敢前去抵敵，欲棄城而逃。高宗得到這個報告，想起前年金齊台兵圍攻廬州時，岳飛祇不過叫人在城上插起「岳」字和「精忠」兩種旗幟，表示有我岳飛的軍隊在城裏駐守的意思，敵人心裏就起驚慌，沒有怎樣就打就潰散而去了；如今淮西有急，少不得還是要他來應援，才能解救！於是又欲調岳飛率兵東援。張俊以為荆襄一帶很為重要，須要岳飛在那裏駐守，才可免在意外，倘若把他調開，襄漢一帶怎樣抵敵，竭力勸說高宗打消這個意思。那知高宗十分的堅決，終於把岳飛東調了。這使北伐的軍事受到很大的影響。

岳飛奉命之後，不顧自己的目疾痛得怎樣利害，立即整裝出發。那知岳飛的軍隊還沒有到達，劉麟便已敗去。高宗看到岳飛能這樣的服從命令，心裏非常喜歡，和趙鼎說道：「劉麟敗走北去，到沒有什麼可喜，諸將知道尊重朝廷，才真正使人高興呢。」於

是又令岳飛，說敵兵現已撤離淮西，你可無用進發了；如果襄、鄧、陳、蔡方面有機可乘，你可善爲措施。岳飛接到這個命令之後，便又引兵回鄂。

那知劉豫看到岳飛既已東調，認爲荆襄防禦必定空虛；於是他又調集軍隊，準備進取唐州。岳飛聽到這個消息，亟調王貴和董小二將前去應援，把齊兵又打敗了。岳飛上書朝廷，意欲乘勝進攻蔡州，恢復中原，未獲允許，他只得把王貴他們召回來了。這都是紹興六年的事。

岳飛回到京西軍部以後，外無戰事，內無匪患，日子過的比較安閑；因之他便想到國都所在的臨安去瞻仰瞻仰，紹興七年，入見高宗，報告近年來在外工作的情形。高宗在十年前，於相州地方曾經見過岳飛，那時的印象當然還不怎樣深刻；後來岳飛克復建康，驅逐金兵，剿除盜匪，安定後方；應援淮西，討伐僞齊。這一幕一幕轟轟烈烈的事蹟，已經使他對岳飛熟識起來，信任起來；所以這次他看到岳飛非常高興，除了談到國家大事外，還很關切他的生活；高宗於談話間很從容的問他道：「你可得着好的馬麼？」

「岳飛說：『我以前有兩匹好馬，每天要吃豆類數斗，飲泉一斛，而且還要吃好的潔淨的；不然它甯肯餓着不吃。騎它的時候，其初跑起來並不很快，可是走到一百里路之後，它就興奮起來，跑的很快，自午時到酉時，還可以跑二百里，停下來，褪去鞍甲，不汗，亦不需休息，好像沒有跑過路似的。這是它食量大而不隨便吃，所以它的體力充足，而不立求表現於外，真是兩匹能跑遠路的好馬；可惜這兩匹馬，先後都死去了。現在所騎的一匹，一天所吃的不過幾升，食料也可隨便，也不一定需要精潔的；飲的水，也不須有什麼選擇。騎它的時候，韁繩還沒有拿好，它便飛奔前進，可是跑到將近百里時，這馬便汗喘而沒有什麼力氣，好像快要死的樣子。這是它需要的少，而容易滿足；好求表現而力易窮，是一匹不中用的壞馬；』高宗聽了他的這番說話，好像是在言馬，又好像是在言人，覺得意味深長，比以前大有進步。因是任他爲大尉，不久又派他爲宣撫使，兼營田大使。」

後來高宗要到建康來看看軍事和政情，便叫岳飛隨同他一齊出發。高宗到了建康，

想充實岳飛的軍力，又把王德和鄧瓊二人所帶的部隊撥歸他指揮；並且告諭王鄧二人說：「你們要聽從岳飛的號令，就如聽從我一樣。」這時高宗對於岳飛的寵信，可說是日有增進。

岳飛看到高宗對於自己這樣的信任，以爲進言的時機已到，應該替當局出主意復興國家了；因是他常常去覲見高宗，議論恢復中原的方略，並陳送手疏道：「金人立劉豫的用意，是想藉他來搜刮中原的人力和財力，期實現其以中國攻中國的迷夢；如是粘罕就可免去戰爭的禍害，他却在那裏休息觀釁。現在我要請求你給我一些時間，讓我作有計劃的布置，等到一切都預備充足了，我就要統率大軍向京洛進發，佔據河陽陝府潼關，以號召五路叛將。等到五路叛將都投歸我們了，然後再派國軍進擊，如此，劉豫必定放棄汴京，而走河北，那麼京畿陝右都可收復。然後再分遣一枝勁旅，向濬滑二州前進，經略河東河西，這就可將劉豫捉到，金人滅亡。我們國家的長治久安，就全靠我們這一個軍事行動！」高宗看了他這手疏，很覺得興奮，於是對他說道：「我有你這樣的一

個臣子，還有什麼憂愁的呢！現在一切都由你去計劃好了，什麼時候該要動作，也由你的量決定，我是決不來阻止你的！」高宗說了這話，還怕不夠誠懇，又把岳飛召到他的寢閣裏來，密密地說道：「國家中興大事，完全託付你去辦理。」並叫他節制光州，這樣連淮西的西北部，也都歸他管轄了。這於規復中原的工作上有着很大的幫助。

高宗雖是專誠的託付岳飛，要他負責規畫恢復中原；可是他是一位主旨不能一貫的君主。對於全國的政策，不能堅持不變，往往徘徊於「和」與「戰」之間，這不知貽誤國家多少大事！不久秦檜主張與金人議和，而議和的主張又說動了高宗的心意；於是一切計劃都動搖了。原來預備把王德和鄺瓊二人撥歸岳飛指揮的，現在也被取消。張浚把岳飛召到都督府來商議道：「王德在淮西很有聲望，一些軍隊都很服從他，現在我要派他去當都統，另外叫呂祉以督府參謀的名義去率他的部隊，你覺得好不好呢？」岳飛說：「王德和鄺瓊二人素來就是一個不佩服一個的，現在若是把王德提升在鄺瓊之上，必有爭執；而且呂尙又是一個不習軍務的人，要他去帶領王德的部隊，恐怕士兵也不見得

肯心服。」張浚又說：「那麼派楊沂中去怎麼樣呢？」岳飛又說：「沂中辦事的能力有限得很，怎能統馭這個軍隊！」張浚聽了很不高興，心裏生氣的說：「我曉得這是你岳太尉去辦不可的呀！」岳飛知道說話觸犯了張浚，因說：「都督以正事相問，飛不避不盡其愚以對，並不是有什麼得兵的意思！」他馬上就上書請求辭去職務，一面將所有軍務託由張憲代理，自己步歸廬山，住在他母親的墳墓的旁邊，補守他前次未完的喪服。高宗聽到岳飛辭職回家守喪，心裏很着急，接連不斷的下詔書，要岳飛打消辭意，趕快復職；又派人到廬山去敦促，他才出來。先到高宗那裏去請罪，高宗安慰了他一陣，他才打銷辭意。這時由張浚派去監軍的張宗元已被召回，說起岳飛的部隊將和士銳，人懷忠孝，這都是岳飛平日訓練的功勞。高宗聽了十分的喜歡。

岳飛既經出來，於是又舊話重提，促請高宗大舉北伐，恢復中原，並遷都長江上游，以振人心。他上書高宗說：「最近你在寢閣中託付我以中興之責，我以爲你對於恢復中原的意志是很堅強的，何以至今尙未見諸實行？現在我願意指揮大軍，進討敵僞，做

那順天道應人心，以曲直爲老壯，以逆順爲強弱的事。這是必定能成功的！」又說：「錢塘偏在海邊，不是用武之地，希望你把國都建立在長江上游，用漢光武故事，親率六軍，往來督戰，庶幾全國將士都知道政府當局意志的趨向，人人個個可以同心戮力。」這信沒有得到高宗的回示。不久朝令調岳飛移駐江州，爲淮浙的應援。

岳飛駐在江州，覺得高宗爲秦檜所惑，不能採納他自己所建議的大舉北伐，恢復中原的辦法，心裏很是不樂。然而他並不失望，仍舊努力在計劃，滅劉豫圖復中原的策略。他知劉豫和金將粘罕親密，和兀朮不睦，其間有可利用以除劉豫。恰好他的部隊拿到一個兀朮派來的奸細，岳飛於是運用機會，假裝認識那個奸細，責問他道：「你不是我們部隊裏的張斌麼？早先我派你到齊國去，約劉豫把金國的四太子引誘得來，那知你去了，一直不回來覆命。後來又派人到齊國去，劉豫才答應我在今年冬天，以會合寇江爲名，預定在清河（在今江蘇留陰縣東十里）地方可將四太子捉來。我叫你往齊國去送信，你竟敢不去送到，怎麼對得起我！」那奸細聽了莫明其妙，但爲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

便含糊的承認了。岳飛因又寫好一封和劉像計議同謀誅兀朮的書信，對那奸細道：「現在我饒你一命，派你送信到齊國去，問劉像出兵的日期。你應該把腿上的肉割下，將信藏在創縫裏，一點不能泄漏！」奸細聞言，以爲得了祕密，一直跑到兀朮那裏，把信拿給兀朮看。兀朮將信拆開一看，原來說的是岳飛和劉像謀害兀朮的事，兀朮大驚；以爲劉像原是我們所立的，他現在竟敢私通岳飛，欲來加害於我，這還了得？當即將這事告訴金主。金主大怒，便命兀朮撤廢劉像。兀朮到了汴京，召集一班僞官，宣佈撤廢劉像的理由，立即將劉像拘留起來。劉像哀求寬恕，兀朮不准，叫他帶了家屬遷到臨潢去，傀儡皇帝就此下場。

岳飛聽說劉像已經被廢，當即上書政府，請乘金廢像之際，舉兵攻其無備，長驅以取中原，但不見回報。第二年，他就回到鄂州去了。

街

飛

夾

九 圖雪恥大舉反攻

岳飛是紹興八年回到鄂州的，心裏時刻不忘北伐。他寫信給王庶憤慨的說道：「今年若不發兵，當棄印還鄉了！」王庶看了他的信，大爲敬佩。那王庶就在這年的三月，奸臣秦檜再任爲相，和議進行更爲積極。不久金並遣使來宋，商談和議條件；約定金盡割河南陝西故地與宋，並放還宋徽宗甯德后梓宮及母兄親族。九年宋派王倫至金簽訂和約，接受割地。岳飛聞知，極力反對，以爲金人不可信，和好不可恃。但高宗正在寵信「秦檜，那裏肯聽！」

果然不出岳飛所料，金將兀朮認爲主張和議割地的人，別有所謀，把領三省事宗澤和左副元帥撻懶等一齊殺掉，又拘宋使王倫於中山府。過了一年，金人果毀棄和約，舉兵四路入侵，河南陝西州郡多被陷落；及進犯至拱臺，宋將劉錡回政府告急。高宗便命岳飛往援，並親筆寫了手札給岳飛道：「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……」意思就是說：一切

計劃，託他全權辦理。

岳飛接到高宗的手札，以為恢復中原的機會已到，大為歡喜。一面派張憲和姚政二人將兵去接援劉錡；一面又部署所有軍隊，策動全面反攻。（一）派牛皋、李寶、楊再興、王貴、董先、孟邦傑等率兵，分頭經路京西、河南州郡。（二）派梁興等渡河而北，號召太行山忠義社和當地民衆，經路河北河東州縣。（三）派兵東援劉錡，西援郭浩。（四）他自己帶了大軍長驅北上，圖復中原。這是一件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。因是在他出發作戰之前，想到許多重要的問題，密密地上書高宗，請他「先正國本，以安人心；然後不常厥居，以示無忘復讎之意。」這裏面含有極深刻的意義。好像他在感覺今日之禍，是主張與金人和議的一個惡果，今後政府應該懲前毖後，把所有主張和議的人一齊肅清，使人民知道以後政府決不再與金人妥協，而臨之以嚴正的撻伐；同時覺得高宗長久住在臨安那個偏僻的地方，督率軍國大事，多所不便，應該常常到建康鄂城等長江中下游地方來巡視政情，表示政府當局意在勵精圖治，雪恥復讎。高宗對於他的這番忠

言，很爲感激；因是任他爲少保、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。所遣諸將，分道出擊，所向無敵，克復了許多州郡；於是岳飛將大軍開到潁昌（今河南許昌），一面指揮各軍作戰，一面自以輕騎駐屯鄆城（今河南鄆城縣），接應四方，軍勢大振。

這時兀朮駐在汴京，見飛軍屢勝，大起恐慌，因和龍虎大王商議。以爲別的宋將都容易對付，獨有岳飛一軍不易抵敵，於是他們決定引誘飛軍前進，至一適當地點，便會集幾方軍隊合力圍擊。一班人聽到這個消息，都很擔憂；政府也以爲岳飛獨當中原一路，關係重大，不能有何失誤，因下緊急命令給岳飛，要他慎重固守，切勿冒險輕進。岳飛的看法却不如是，他以爲金人已到窮途末路，才出此下策，意欲虛張聲勢，奪我軍威，這有什麼可怕。於是他天天命兵士出去挑戰，大罵特罵。兀朮聽了辱罵，大爲憤怒，立即會合龍虎大王、蓋天大王和韓常的軍隊，浩浩蕩蕩的殺奔鄆城來了，這便是有名的「鄆城之戰」。

岳飛聽說金兵來犯，立遣養子岳雲引騎兵出去應戰，期一舉即挫其鋒，因警告岳雲

道：「此戰關係重大，你天必須殺退敵人，才許回來；不然，我先斬你！」岳雲聽了這話，覺得使命重大，領了騎兵直衝金營，與敵大戰一場，殺得金兵屍橫遍野。

金軍當中，有一種很厲害的隊伍，叫做「拐子馬」。兵士身上都着了兩重鐵甲，騎在馬上，把馬三四編爲一排，中間用皮帶連貫着。作起戰來，步伐一致，奔馳如飛，勇不可當。這次兀朮來攻郾城，調有一萬五千名的拐子馬，聲勢洶洶，銳不可當。岳飛早就知道拐子馬的利害，已經想好了對付的辦法。他命步兵每人帶着麻札刀，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上陣，不可仰望，要低着頭，看準敵人的馬腳便斫；祇須斫中馬腳，一馬跌倒，其餘二馬便不能行，那就無能爲力了。」步兵奉命，奮勇進擊，將金人拐子馬斫殺不少，滿山遍野都是馬屍人屍。岳飛又遣騎兵數千追擊，金兵大敗，所有拐子馬差不多統統犧牲了。兀朮看到這種情形，大爲懷喪道：「我自起兵以來，全靠這些騎兵戰勝宋軍；如今給岳飛這一陣斫殺，就統統完結了！」

兀朮打敗之後，又去調動援軍，再來決戰。岳飛派背嵬將王剛帶領五十名騎兵，出

去窺察金兵行動情形，不料在路上兩下便遇着了，王剛向前衝去，殺了金將一員。接着岳飛親自又到前線去視察，只見遠處塵蔽天，金兵大隊又開到了。隨行士兵見勢不敵，便請岳飛退回去，岳飛說：「你們要封侯取賞，正在此時；怎麼可以退回，坐失良機！」說完這話，他自己便帶了四十個騎兵，迎上前去，左右馳射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士兵們見他這樣勇敢，頓時精神百倍，也跟着廝殺，無不以一當百，呼譟之聲，震天動地，金兵大敗。兀朮帶了十二萬人馬，駐在臨穎（今河南臨穎），準備再攻郟城。岳飛命楊再興出去抵禦，再興只帶了三百個騎兵，到了小商橋遇着金兵，再興奮勇出擊，殺死金兵二千多人，但以衆寡不敵，他自己也陣亡了。幸好宋將張憲趕到，和金人血戰一場才把他們打敗了，兀朮連夜逃去。楊再興是一員驍將，過去立了不少戰功，岳飛聽說他慘死了，心裏非常哀痛。

郟城之戰結束過後，接着又有潁昌之戰。

岳飛在打退金人之後，預料兀朮必去進犯潁昌，因和岳雲說道：「賊兵打了幾次敗

仗，必定回轉去進攻潁昌。那裏只有王貴在駐守，你應趕快引兵前去接應。」岳雲到了潁昌，兀朮果然帶四十萬騎兵圍了潁昌城西，列陣有十餘里之遙。岳雲看了這個陣勢，便和王貴商定，以所率「遊奕軍」精銳，分三路應戰。騎兵居中，衝鋒前進；左右分列步兵，掩護兩翼。軍隊調度剛剛完畢，敵營中忽然金鼓喧天，敵軍蜂擁而出。岳雲見勢，立率騎兵八百挺前迎戰，左右步兵也一齊向前掩擊。自晨至午，雙方戰鬥不分勝負。正在緊要關頭，岳飛派胡清和董先二將率兵趕至增援，岳雲軍勢大振，奮力擊殺。金軍漸現不支，陣線移動，不多時，金兵大敗，岳雲殺兀朮女塔夏金吾和副統軍粘罕索孛，金兵死傷無數。兀朮狼狽逃去。這一場惡戰，真正是打硬仗。後來岳飛對人說道：「像我這樣的軍隊，真正可以用了。潁昌之戰，人都變成血人，馬也都變成血馬，但是沒有一個人肯回頭反顧的。照這樣的勇氣，去恢復中原，大概可以指日成功的了。」

這次河南鄆城潁昌的戰事打的都很好，這在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。還有梁興等人，被派到西北去號召太行山忠義社和當地民衆，發動進擊的工作做得怎麼樣呢？要回答

這一句話，我們須得殺明西北地方的民情。

原來自從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後，兩河地方失陷的最早，因此這地方人民所受亡國痛苦最深，同時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國家觀念也最強烈。他們大家聯合在一起，組織一個集團，叫做大行忠義社。它的宗旨爲反金復宋，報仇雪恥；但因金人勢盛，平時不敢有什麼舉動。早年岳飛奉張所命渡河北伐，他們卽會躍躍欲起；後來岳飛在襄陽派兵討伐劉豫，連戰皆捷的時候，他們更感興奮，以致有梁興等一百多人攀山涉險，由西北來歸。自此以後，岳飛常派人到西北去，一面宣慰德意，一面招結兩河豪傑。彼此聯絡日益密切。其中如韋銓、孫謀等都組織軍隊，固守山砦，專待飛軍到來；還有李通、胡清、李寶、李興、張恩、孫琪等竟帶了部下，到岳飛那裏來加入，將金兵的動靜虛實和山川的險要形勢，統統告訴岳飛。所以梁興等人到了兩河，把岳飛大舉北伐的事，向地方上宣佈了，所有豪傑和民衆一致挺起身來，向金人進擊，每戰無不勝利，連克許多州郡，於是中原大震。岳飛聽了兩河民軍勝利的消息，隨卽上書高宗，說梁興等人過河，人民都

擁護政府，打敗金兵，現金將兀朮等都令老少北去，準備逃避，正是中興良機。於是他就進軍朱仙鎮，再與金人大戰。

朱仙鎮在汴京西南，約四十五里，形勢十分重要。兀朮於鄆城、潁昌兩地作戰失敗之後，即調金兵精銳十萬人來此駐守，期作最後的掙扎。當飛軍開到，兩下佈列陣勢，準備對殺。岳飛派出一員好勇善戰的將領，率了五百名背嵬騎兵，奮勇前擊。金兵也出來應戰。到底岳飛是屢勝之軍，威不可當；兀朮却再敗而衰，無勇可買。打了一陣，金兵大敗，兀朮逃還汴京。

這時岳飛的勢力算是達到了北方，覺得機會很難得，便派人到鞏縣去視察宋朝列代帝后的墳墓。這地方冷落了有十多年了，房屋破壞，樹木遭人砍伐，景象淒涼，那是不用說的。現在派人到這裏來看看，該修葺的應加修葺，該補植的應加補植，預備修整一番，好舉行祭掃。

岳飛打到朱仙鎮，和兩河地方更加接近。所以磁、相、開德、潭、滎、晉、絳、汾

、隕等地人民，都在約定日期，舉兵與官軍會合，他們所打的旗幟，都是以「岳」爲號，這就稱做義軍。四鄉父老百姓都爭着以車載糧以牛運物的慰勞義軍。更有頂上頂着香盆，充滿道路來迎候的，種種盛況，不及備述。這一種愛國熱誠，一方面給官軍以莫大的聲援，一方面也給金人以無限的阻難！

自從岳飛發動全面攻勢以來，人心卽積極向宋，及至飛軍攻抵中原，這種情緒表示得更加利害；以致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。兀朮欲招募兵丁抵抗岳飛，河北地方竟至無一人願來應募的，兀朮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非常悲傷，自己嘆息道：「自我起於北方以來，所受挫敗沒有像今天這樣的慘辱的！」這時北方人心動蕩，無以維繫軍紀，金將烏陵思謀，素稱驍勇，到了這時亦覺無可如何，祇有對他的部下說：「你們不要輕動，等到岳家軍來了，我們就投降了。」至於其他比較差一點的金將，如統制王鎮，統領崔慶，將官李觀、崔虎、葉旺等，都率同部下投降岳飛了。還有禁衛龍虎大王以下到千戶高勇之屬，都密受飛旗牒，自北方來降。更有金將軍韓常，欲以五萬之衆叛歸於宋。岳

飛看到這種情形，覺得國家的前途很有希望，於是非常喜歡的對他的部下說道：「我們要一直打到黃龍府（金之故都，今吉林農安縣），和大家痛飲勝利之酒，才是快樂呀！」他這種偉大的氣概，真可說吞山河而泣神鬼！

十 忍痛班師 從容就義

自從岳飛在朱仙鎮大敗金兵之後，一方面金人的處境顯現着危難，另一方面，是宋人主張和議的分子感覺到焦慮。因為朱仙鎮距離汴京祇有四十五里，由此渡河北伐，加上兩河義軍的響應，則金國安危顯見動搖；同時如果金國滅亡，則和議將失去對象，主和分子亦必難保其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。因是兀朮不惜多方發動和平攻勢，以期瓦解宋方作戰主力，和緩金人所感受的嚴重的威脅；而秦檜也就不同國家是否有利，一意造成軍事逆勢，以便黜除主戰將領，來貫徹他的和議的懷抱。這就是朱仙鎮大勝以後，各種情勢演變的根源。明瞭這一點遠景之後，對於以後岳飛的遭遇和宋國命運，可說已經領會到一半了。

「和」與「戰」的問題，自南宋之初即已存在。李綱去職，是自於主和派的壓力，這在前面已經敘過了。自從那個時候起，經過了差不多有十年，到這時還沒有得到解決

• 而且相互傾軋的情勢，達到了極端尖銳的地步：一方面是秦檜不惜採取任何手段，以求和平之實現；他方面，是岳飛預備調集所有兵力，渡河伐金，以期失地的收復。這二人的主張都是一貫的，都是不相退讓的。

秦檜在北宋末年被金人擄去以後，曾和徽、欽二帝同徙到燕山，及至康王卽位，徽宗曾寫信給金將粘罕，與約和議，而將信稿交予秦檜加以潤色。秦檜知道約和的內容之後，卽以厚賂送達粘罕，以期和議的成立；這是他懷抱和議主張的開端。後來秦檜被派在金將撻懶軍中服務，卽大唱和議，被撻懶寬放，他就借妻王氏和婢僕一家，由海路航行到臨安。這時本來有許多譏訶他通敵，但既他和宰相范宗尹、同知樞密院李回二人有舊交，才替他盡破羣疑，力薦其忠。他正式拜見宰相范宗尹時，開頭就說：「欲天下無事，南自南，北自北。」接着又送上由他起草給撻懶求和的書信。高宗看了非常喜歡，於是派他爲尙書，所有隨同他一齊回來的人，也都分別任以官職。自此以後，秦檜卽專與金人解仇議和。這是他進行主和的第一步。秦檜南歸以後，於紹興元年九月，曾一度

與呂瀛浩分任相職，後來經高宗研究「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。」二語，覺得他自己是北人，將如何回得北方？又秦檜以前曾自誇爲相數月，可聳動天下，今爲相一年尙無何表現。這全是明貶人，無可獲宥，遂將他免職。過了幾年，金主死去，撻懶當政，不斷的發動和平攻勢，秦檜才又慢慢地重要起來，紹興八年三月，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樞密使。接着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，秦檜利用高宗「先帝梓宮果有還期，雖待二三年尙庶幾；惟是太后春秋高，且夕思念，欲早相見。此所以不憚屈已，冀和議之速成也。」的心理，乘機排除羣臣的干預，使自己取得和議的獨斷權。這是他進行主和的第二步。經過好多次的交涉，秦檜竭盡屈己乞憐之能事，金人才於紹興九年約定歸河南陝西故地，宋以王倫翁書樞密院事，充迎奉梓宮，奉還兩宮交割地界。那知金將兀朮見到無故而授地於人，疑有他謀，卽於同年發動政變，殺主和人領三省事宗望和左副元帥撻懶，尙宋使王倫於中山府；明年，大舉金兵，分四道入寇，河南諸郡相繼陷沒。幸好高宗雖聽檜和，而實疑金詐，未嘗弛備；岳飛於和議成立之時，亦認爲「救暫急而解

倒懸，猶之可也；欲長慮而尊中國，豈其然乎？」所以在兀朮敗盟，發兵南侵時，還能和金兵抵擋，這時秦檜的地位，原很危險，但因御史中丞王次翁的支助，終得保持；他仍奮力排羣言，始終以和議自任。及至兀朮在假城、潁昌和朱仙鎮等地大敗以後，感覺自身處境的危殆，有意與宋議和時，秦檜遂大舉撤兵，並黜除主戰將領。這是他進行主和的第三步。看了以上的三段情形，可見秦檜懷蓄奸謀，由來已久了。

所以當岳飛在朱仙鎮打了大的勝仗，預備和部下到黃龍府痛飲勝利之酒時，秦檜却打算割棄淮河以北的土地，以與金人議和。他先示意諫官，請政府下令班師。岳飛接到命令，隨即上書高宗道：「金人銳氣沮喪，盡棄輜重，疾走渡河。而我方則正豪傑向風，士卒用命。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。」秦檜知道岳飛的意志素極堅強，一時不易召回，於是先把張俊和楊沂中等將領召了回來，而後再向高宗說：「岳飛孤軍在外，非常危險，應該趕快叫他回來。」高宗聽了着急，一日之內連下十二道金字牌，表示情勢緊急，非趕快回來不可。岳飛到了這種境况，覺得自己不好再有違抗，於是憤惋涕泣的向東再

拜說道：「十年之力，廢於一旦！」飛軍將士也很失望，大家都覺得沒精打彩的；軍旗顯得沒有神氣，戰車也會亂走了路線，景象之慘，非言可喻。

至於河南的老百姓，心裏更是難過。當岳飛動身的時候，他們都來阻攔住他的馬悲痛的說道：「我們戴香盆，運糧草，歡迎官軍的事，金人都是知道的；如今你們走，他可不饒我們，要殺我們了。」岳飛聽了他們的話，也悲痛哭泣，拿出高宗的詔示給他們看道：「這是政府命令，我們當軍人的祇有服從，不可自作主張的留在這裏。」說罷，軍民齊聲痛哭，草木爲動！許多百姓都在遷家帶眷的要搬到南方來，岳飛又在那裏多留五天，以盡保護之責。他又上書政府，請以漢上六郡閒田，分給這些義民耕種，使他們一家大小都能得到生活。

岳飛到了蔡州，當地幾百個文士來挽留他道：「我們在此當亡國奴，快有十二年了，以前聽說將軍率兵來此，意在恢復中原，所以我們盼望你來，心裏着急。後來將軍到達，連挫金兵，國土漸復，我們正慶國家從此就要中興，我們亦不再受亡國之痛。何以

現在忽然班師，我們真不了解！即令將軍不以中原百姓爲念，難道你肯放棄你這垂成之功嗎？」岳飛聽了很以爲是，對他們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非我所願！」說着便拿出詔書來給大家看，他們才知道這是政府的命令，已經無可挽留了，大家痛哭而去。

金將兀朮，在朱仙鎮大敗之後，又聽說岳飛要大舉渡河，直搗黃龍府，心裏萬分驚慌，預備放棄汴京，渡河北逃。他剛騎在馬上，行不多遠，有位書生前來向他說道：「請太子不要走，岳少保就要退兵了。」兀朮說：「最近朱仙鎮之戰，岳少保以五百名騎兵，破我五十萬大軍，現在京城人民日夜都在望他快來，你何以還說這城可守呢？」那書生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凡是一個國家，如有權臣在內，大將是不能在外立功的；以我的推想，岳少保自己尚且不能免於禍害，那裏還能成功呢？」兀朮聽了他的說話，才恍然大悟，馬上打消出走的念頭，決定留守在汴京。後來岳飛果然奉命班師了，他便乘機恢復因戰敗而失陷的州郡。

岳飛退兵回來以後，深覺國內政治環境的險惡，決意擺脫軍職，退歸休養；於是他

便上書政府，請解兵柄。政府不許。他從廬州來見高宗，高宗問他對於國事的意見，他不願多說，惟有拜謝罷了。

兀朮見岳飛退去，又以爲有機可乘，因於紹興十一年，會合韓常和譚虎大王的兵南下，渡過淮水，來攻廬州。高宗聞警，又要岳飛引兵前去應援。岳飛這時對於軍旅之事非常淡薄，無意應命，但高宗的意思非常的急切，一連寫了十七封信給他，請他出發，他才上書提出策路道：「金人舉國南來，它的後方根據地必然空虛，倘若我們進兵京洛，前往進擊，它必疲於應付，我可卒致勝利；若說敵方在近，未暇遠圖，那麼我就親到蘄黃，指揮却敵。」高宗看到他信內的策路，心裏非常喜歡，馬上回他一信道：「你患着寒疾，都能爲我奔馳，這種國而忘身的精神，有那一個可以和你作比啊！」岳飛進軍至廬州，金兵望風而遁。岳飛看到廬州之圍已解，於是又還兵於舒，靜候命令。高宗又寫信給岳飛，稱贊他小心恭謹，不專進退，非常得體。

後來秦檜與金人的和議商定了，他深怕岳飛和自己的主張不同，日後有所妨害，於

是他就密請高宗召三大將，論功行賞。所召韓世忠和張俊二人都能按時到達，獨有岳飛遲了六七天才來，秦檜因在高宗面前請任他爲樞密副使，位參知政事上。岳飛見了高宗，又舊話重提，堅決請求交還兵柄。這年五月，政府命飛和張俊同往楚州，措置邊防。張俊有許多事不滿意岳飛，心裏非常的含恨，現在二人既是同往楚州，認爲報復的時機到了；於是一面倡言飛議棄山陽，陷飛於罪；一面又以密報挑撥秦檜和岳飛的感情，使檜怒飛。加之兀朮和岳飛素有殺婿之仇，至是兀朮亦寫信給秦檜使殺岳飛道：「汝朝夕以和請，而岳飛方爲河北圖，必殺飛，始可知。」秦檜看了這封信，亦深感岳飛的存在，終久要妨害和議，而危及自己的生命應該趕快設法把他殺掉。

秦檜殺飛之意既定，就積極圖謀，以期達成他的目的。他知道練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，就慫恿他彈劾岳飛；他又慫恿中丞何鑄和侍御史羅汝楫二人，交章彈論。他們對岳飛所檢舉的罪名，不外兩項：（一）今春金人攻淮西，飛略至舒蘄而不進。（二）與張俊按兵淮上，欲棄山陽而不守。岳飛這時也知道自已與秦檜勢不兩立，上書政府，請

求辭去樞密副使之職，使得休養林泉，避色嫌疑。過了不久，還兩鎮節，充萬壽觀使奉朝請。到了這時，秦檜才把他沒有辦法，想殺也殺不掉。這是秦檜對岳飛第一次的謀害。秦檜第一次謀害岳飛不成，因和張俊商量羅織飛的罪狀，由張俊設計把岳飛部將王貴王俊等誘來，脅迫他們誣告岳飛的愛將張憲，要他們說：「張憲圖謀奪取岳陽，要挾政府還飛兵權。」又把張憲捉來，用酷刑拷打，逼他承認罪狀，並且要他攀誣岳雲，說「岳雲曾寫信給張憲，參與其事。」根據這些供詞，秦檜於是便差獄吏到岳飛家中去，把他們父子二人拿獲到案，以爲對證。

獄吏到了岳飛家中，說明情由，請岳飛到案質詢。岳飛聽了獄吏的說話，覺得可笑，對他說道：「那裏會有這些事啊，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」說了，便喚岳雲問自己一路前去投案。其先是由中丞何鑄担任審訊。開庭的一天，岳飛從容不迫的把上身衣服脫下，顯出刺在他背上的母訓：「盡忠報國」四字。表明他自幼即受母教，要做一個忠於王室報效國家的子弟，訟案裏所誣栽的罪狀，決非事實的意思。這四個字，都是深入膚

理，可以看出確是自幼即刺上去的。何鑄審問的結果，實在找不去什麼證據，來確定岳飛的罪狀，於是就判他無罪了。

秦檜看到何鑄沒有達到他的目的，又改派諫議大夫万俟卨担任審訊。万俟卨誅戮岳飛：說他曾寫信給張憲，叫張憲虛申探報，以動朝廷；又說岳雲曾寫信給張憲，叫張憲奪取襄陽，使飛還軍。推說這兩封信現在都已燒掉了，一時不能定罪，就把他們父子羈押起來。過了兩月，還是得不到證據；於是万俟卨便借飛不援淮西爲事由，運動一班壞人出來作證，以實其罪。但理由仍嫌不足。這時曾有不少善良公正的人，心懷不平，出來替岳飛辯護；但都被秦檜同黨盡處了。其中如：大理寺丞李若璞、何彥猷和大理卿薛仁輔三人，都因辦理案件說飛無罪，被万俟卨彈劾去職；宗正卿士覆請以百口保飛，被劾竄死建州；布衣允升，上書訟飛冤，下棘寺以死。韓世忠聽說岳飛有處死的危險，心裏憤憤不平，便去尋覓秦檜，質詢此案實情究竟如何，秦檜只簡單而含糊地答道：「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，其事體莫須有。」韓世忠聽了，怫然的說道：「相公，『莫須有』三字

，何以服天下！」便又憤憤地轉回去了。

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看看已是年底了，秦檜想起岳飛的案子還沒有一個定局，心裏不無有點煩悶，於是便和他的妻子王氏談起這事。王氏是一個心腸毒狠的女子，她聽了秦檜的說話，覺得他太缺少決斷了，因用帶有一點警告的語氣道：「老漢，你要知道，擒虎容易，放虎難呀！」秦檜聽了她這提語，立刻打定主意，隨手寫了一張紙條，寫了幾個字，送交大理獄中。

審判官們見了秦檜的紙條，遵命作最後的處決，便再去提審岳飛，逼他在他們做好了的一張供狀上面畫押。岳飛知道這是他最後的時刻了，很感傷的向着天空仰視一會，便取過筆來在供狀上寫了八個大字：「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」一刻之後，岳飛被毒死，張憲、岳雲被斬首。一個巨星般的英雄人物，這麼輕輕完結；就這時他才三十九歲，正當國家有事之秋，而竟自壞長城，真是令志士扼腕痛心了。

岳

飛

九八

十一 岳飛留給我們的，是什麼？

岳飛遭遇殘害，悲痛的與世長別了。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些什麼？追想起來也有不少寶貴的東西，儘管有許多是我看不見的。

第一、是他艱苦的奮鬥。他出生於貧苦農家，一無憑藉；但他能勤苦讀書，認真練武，所以他自幼即通曉兵法，嫻熟武藝。這是他一生開創事業的基礎。及至二十歲投軍，在劉韜的部下不過當一名小隊長，但因他學習的基礎打得好，所受任務多能完滿達成；再經過若干次的艱苦奮鬥，他底才能纔漸漸爲一般人所認識。但這還說不上有什麼成就。到了二十七歲那年，金兵大舉南下，建康失陷；他以一枝孤軍，不計安危，追擊敵人，把金兵驅逐到長江以北，使大局轉危爲安，這就對國家有了貢獻。然而這一段工作是艱苦的！後來担負剿匪使命，由紹興元年起，到紹興三年，當中僅有三年的時間，便將江淮，江西、湖廣偌大區域的多股盜匪，一一治平。這固然是由於他的才勇纔能達成

使命，然而要不是他親身翻山越嶺，歷經艱險，又何能收功如是之速？至於在南宋主和反戰空氣籠罩之下，他勸政精軍，建立一強大力量，摧毀金兵於河南，使敵人見而寒慄。也是一種堅苦艱難的事。我們看他一生的事蹟，差不多處處都是從艱苦中奮鬥得來的。

第二、是他事親的孝順。岳飛天性極孝，他出去投軍，留妻在家，奉養老母，及河北失陷，家書隔絕，飛念母心切，四處探訪，數年不得確息。後來有一人從他母親那裏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你母親託我帶信，要你努力國事，不要掛念老母。」岳飛知道母親的所在，隨即派人去接她回來。這時他的母親已經患了痼疾，岳飛於軍務倥傯之暇，替母親煎藥；他又注意天氣寒暖，替母親添減衣服；他爲使母靜養，言語舉動都很小心。他要離家外出了，必叫家裏人細心服事，稍有不周，即評論他的妻子。後來他的母親死了，他非常的哀痛，甚至三日之內滴水未嘗下咽。母親安葬，他親自扶柩送到廬山，諸將都担心他路途泥濘，天氣炎著，情願代勞，飛再三辭謝，路人看到這種情形，都稱贊岳飛的孝思。葬事既畢，他陪宿於墓側，朝夜號哭。後來他還用木刻成母像，誠供奉，

佛生前一樣。他的這種孝心，很少人能做得到的。

第三、是他持身的清廉。岳飛的生活很節儉，平時布衣蔬食，家內器具，只求適用，不尚豪華。高宗因為他有功國家，要替他修建幾間住屋，岳飛辭謝道：「敵人還沒有平定，要房子何用？」吳瑜是他一個要好的朋友，着人送兩個美女給岳飛，岳飛對那送去的人說道：「主上正在日夜勤理政治，為大將的怎樣可以圖快樂！」又對那兩位美女道：「我們家裏過的都是布衣蔬食生活，女娘子要是過得來的，才可留在我家。」那女子聽了，不禁發笑，於是他仍舊叫那人將二女帶了回去。吳瑜因此對岳飛更加敬佩。有人問岳飛道：「天下何時可以太平？」飛說：「文臣不愛錢，武臣不怕死，天下自然太平。」由此可知他對清廉二字，是養之有素的。

第四、是他寬宏的度量。有一個極其敬佩岳飛的人，姓李名寶。他從楚州動身到岳飛那裏去工作，半路上被韓世忠賞識了，便把他留下在軍中服務，那人無論如何不肯，痛哭求去。世忠就把這情形寫信告訴岳飛，飛回信說：「均為國家，何分彼此。」意思

是說在忠世處服務，同是替國家盡力，並不堅持那人一定要到自己跟前來。世忠看了，大爲嘆服。降金匪首李成率兵進犯襄陽，劉光世奉命前往接援，那知岳飛用兵神速，等到光世引軍抵達時，所有襄陽失陷州郡，都已爲飛克復。後來政府因爲打了勝仗，對於有功將士，大爲犒賞，岳飛先把犒賞的物品，分給光世的軍隊，自己的部隊反落在後面。他好賢禮士，博覽經史，又喜歌唱投壺，恂恂如書生，其度量寬宏可以想見了。

第五、是他治軍的嚴明。岳飛治軍，對於訓練，紀律，慰勞、會商幾項，都很注重。講到訓練，他的部隊駐紮下來之後，卽利用休息時間，練習注坡跳壕；而且還要着起重鎧，如同臨陣殺敵一樣，非常認真。有一次、他的兒子岳雲練習注坡，馬跌倒了，他便大怒，以鞭責之。他對訓練，有如是之認真。講到紀律，他的軍隊駐紮下來，他絕對不許士兵取民物件，佔民住房。有一次、某個士兵爲了綑紮東西，私自拿了人民一束麻，岳飛知道了，立刻將那士兵斬首示衆、夜晚過宿，老百姓開了門請士兵到他家裏去住，都沒有敢進去。他軍隊裏的口號，是：「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剽掠，」他對紀律，

有如是之嚴明，講到慰勞，士兵患了疾病，他常親自替他們調藥；將領奉調要遠征了，他便叫他的妻子到那將領的家裏去問勞，如果不幸那將領在外而死了，所遺子女，他必替他教養婚配；政府對於將士有犒賞了，他必將犒賞物品全數拿出來分配，絲毫不入私囊；他對慰勞，有如是之實在。講到會商，凡有軍事舉動，他必預先把所有的統制召集來會商，研究進行的方略。計劃好了以後，他才出去作戰，所以常打勝仗。他對會商，有如是之周密。因為有這幾方面的注重，所以他的部隊的戰鬥力，特別堅強；猝然之間遇到敵人，可以毫不驚動，所以那時一般人都說：「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。」其堅定，可想而知。總之，他對治軍所用要訣，不外他答張俊的一句話，即：「仁、智、信、勇、嚴、闕一不可。」這一句話，至今一般軍事家都還奉為名言，可見是很重要的！

我們知道岳飛遺留給我們，有這幾樣寶貝，我們就應該好好地把它保存在我們的腦海裏，發揚光大到我們的事業上去，繼續為保衛國家民族而奮鬥！

